



## 2017 年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北區文化永續力會議逐字稿

- 一、會議時間：2017.5.4（四）09：30—12：30
- 二、會議地點：集思竹科會議中心巴哈廳 | 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 1 號
- 三、會議議題：議題 D.文化經濟與文創產業生態體系的永續（文化永續力）
- 四、主持人：邱家宜
- 五、召集人：邱俊榮
- 六、引言人：林冠文、石隆盛
- 七、會議逐字稿：

### 計畫協同主持人林伯賢：

各位貴賓，以及各位關心臺灣文化，文化政策、文化議題、文化發展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安。我是臺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的所長、兼學校的研發長林伯賢。今天非常歡迎各位來到我們新竹場次，這是文化部推動文化政策白皮書，辦理全國文化會議，第九場的分區論壇，那往後還有三場。

今天來到新竹這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正好是科技跟人文融合的地方。我們上下午有兩個主題，分別來談文化的永續力跟超越力，我想正好把這個議題扣合到這樣的場域，真的意義非同小可，各位的到來更是意義深遠。今天我們非常歡迎在座的來賓，都能踴躍發言，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你們所整合出來大家的意見，將來在文化政策白皮書裡面，在編撰的時候，會留下各位所有的概念想法，在未來可以預見的，臺灣未來文化十幾年發展方針，這樣一個重要的、指標性的一個書寫裡面，各位都會留下你的痕跡。

今天要把比較多的時間留給大家，我們也很高興，除了我們的主辦單位，全國最高的行政的掌舵者、所有文化部的長官們之外，地方的文化局處的長官也都有來，很快的先做一下介紹。首先歡迎文化部丁曉菁次長、綜合規劃司的洪世芳司長、影視司的王淑芳司長、人文司朱瑞皓司長、影視局徐宜君局長、交流司副司長紀東陽、文創司副司長方衍濱、藝發司林怡君科長、人文司陳毓麟科長、文資局趙曉民科長、資訊處的莊舜清高級分析師。今天很高興，新竹生活美學館好多人來，高平洲館長。新竹縣文化局這邊，新竹縣文化局周秋堯副局長。還有我一定要介紹一下的，我們臺藝大的副校長薛文珍薛副校長。我要小小提一下，大家感謝一下，由於我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政所劉俊裕所長所率領的堅強的團隊，帶著我們南征北討，我們未來還有三場，宜蘭、新北以及基隆，另外呢，我們六月十七號，有個全國青年論壇，今天在座很多年輕人，我們歡迎各位，除了後面三場，也可以跳躍新竹，超越北臺灣到其他地方參與，我們青年開放給全國的青年，但不必擔心，我們青年論壇不以年齡作為



計算的標準，今天在座各位那麼年輕的心態，來到這樣的場域共同發言，都有機會可以參加，到我們的網站上去查閱怎麼樣來做報名。

我想接下來最重要的，我們要把今天的會議，很快可以順利的進行，容我在這邊介紹早上會議的召集人，臺灣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邱俊榮，邱副院長。那就由邱副院長您來進行今天的議程。

### 召集人邱俊榮：

謝謝研發長。次長、研發長，還有各位文化部的朋友，還有我們主持人邱老師，兩位引言石老師、林老師，大家早安。在這個地方大概這個房間大家都比我有文化一點，我是學經濟的，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文化的永續力，那跟經濟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就像剛剛研發長介紹的，今天會議其實非常重要，今天大家的發言不是講完就算了，我有一個艱鉅的任務，大家講完就回家了，我有一個艱鉅的任務就是收集大家的意見、凝聚大家的意見，我們後續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希望把大家的意見融入，我們未來的文化政策白皮書裡頭去，跟臺灣未來的文化政策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各位都很重要，今天早上是各位的場子。

我就簡簡單單做個引言，我剛剛會議開始的時候，我跟洪司長在外面聊天，很擔心今天是上班日，然後又不是在臺北這種大都會，他很擔心人很少，我看現在場子快爆掉了，表示大家還是很關心這個問題，有很多期待。會有這樣的擔心，某種程度也顯示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大家為了溫飽，很少去關心自己生活的品質、生命的尊嚴、該有的美的感受，很少去體會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不一樣了，我們國民所得已經到一個很高的程度，在經濟主張上面，也常會覺得臺灣過去太犧牲自己太多的資源。為了去迎合所謂的經濟的數據，特別是出口啦、投資啦。我自己學經濟的，大家都覺得出口很重要，可是大家覺得出口是手段還是目的呢？應該是手段，不是目的嘛，我們常常都把手段當成目的在做了，所以我們都覺得出口數字很好，我們的日子就過得很好，有嗎？沒有嘛！因為它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你所有經濟成長的果實，要回饋到我們大家的身上來，這個是最重要的。當我們在經濟成長的數字出現以後，我們覺得自己的生活品質、我們生命的尊嚴，覺得有改善了，這才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我一向主張的事情。

這個過程當然很重要就是，我們要提供什麼樣的一個場域，怎麼樣的一個環境，讓過去我們累積了這麼多的果實，能夠真正落實到我們身上來，除了最基本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那些內需外，我想真的要昇華、要提升層次，就是像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怎麼樣讓我們經濟的能力，可以慢慢轉化為我們在文化上的美感，甚至我們的經濟不是為外國人服務、不是嘛！我們有這麼好的經濟



資源，怎麼樣到文化產業來，真的讓那些成果讓大家來享受，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很關心的事情。

我們經濟學討論其實沒有別的事情，大概就兩件事而已，一個是資源很有限，所以要做妥善的運用；那第二個就是，妥善運用是要做什麼？提高我們的滿足程度，所以我們所有的邏輯都只有這樣子而已，其實非常簡單。提高滿足程度就我剛剛講過的，資源真的有限啊、政府的資源有限啊，所以我們今天也許有機會談談，比如說公廣集團的事情，我們的頻道，我們政府的資源這麼有限，怎麼讓他發揮最大的效益。政府的預算也很有限，大家都覺得應該補助我、不應該補助你，怎麼樣發揮政府的預算，讓他最有效的運用，這都是我們今天希望從大家這邊聽到的意見，怎樣讓有限的資源最有效運用。

好，所以這個是我在這之前夠小小的引言，那我必須要克制我自己，上次在臺中場我剛好沒聲音，所以一句話都沒講，現在聲音多了，我需要自我克制，今天主要場子是大家的，所以我等一下講完以後，一直到中午的時間，盡量留給大家。我們今天這一場特別高興，我們請到邱家宜邱老師來擔任我們這個場次的主持人，她會很厲害地讓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表達大家的意見，那現在我是不是就把麥克風交給邱家宜邱老師，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次長，還有各位文化行政的要員們，還有在場的各位朋友，非常榮幸。這個全國文化會議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是研究傳播的，然後我在媒體業界工作，基本上就是說，文化所有的事情，不是政府的事情，也不是藝術家的事情而已，是所有人的事情，所以它需要被傳播，所以這個事情是我跟全國文化會議最重要的關係。

那今天這個文化永續力剛剛邱老師也已經提過了，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闡釋。我要用簡單的話把文化永續力是什麼意思，就是小時候我們的父母親有時候會跟我們說，藝術又不能當飯吃，我喜歡音樂，音樂又不能當飯吃，音樂不能當飯吃，但音樂還真的可以當飯吃，五月天還真的把音樂當飯吃。問題是說，他不能直接當飯吃，他要怎麼辦？他要經過中間的一些設計。就是說文化要怎麼永續，文化不能夠...藝術 **fine art** 這些東西它很重要，可是他必須要能夠生存，他必須能夠自我養育，可是他剛開始就好像小嬰兒，他就是要我們去餵他，可是長大之後、茁壯之後，他就非常的有活力，他可以反饋給我們，所以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把這個小 **baby** 養大，在他還沒有辦法反饋給我們的時候，我們要辛勤地栽培他，好好地養育他。這就是我們文化治理所要做的。好，所以文化真的是可以當飯吃，它真的可以靠它自己活下去。就像我們看這個蒙娜麗莎的微笑，我第一次看到蒙娜麗莎的微笑，我想說原來這麼小的一張畫，我從小覺得很偉大，去那個羅浮宮，小小的一張畫而已哎。天啊，它那個影響力



這麼大。然後清明上河圖，我們小時候都知道清明上河圖，你看它現在多威。翠玉白菜，它不過是一顆白菜，可是它這麼地威。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很好的例子，國外的例子、國內的例子。

好，那我就不多說，永續力的意思就是說文化它可以滋養它自己，它滋養是自己，滋養了社會，滋養了所有的人。可是在它茁壯成長之前，我們需要去撫育它，需要去好好地讓它長大。這就是我們要永續力要做的事情。

今天我們有兩位這個引言人，一位是這個石隆盛老師，那他就是藝術市場的專家，他要告訴我們怎麼樣透過市場用，經濟學的這些方式，來讓文化好好地長大。那另外一位是這個林冠文老師，他在中華大學任教，研究會展，研究這些文化產業相關的事情。那今天就請兩位老師來跟我們做一個各十分鐘的引言。

### 引言人石隆盛：

次長早，然後主任早，然後執行長，各位大家朋友大家早。我想因為時間很短，那我這邊有一個引言稿，那我想我就不照著引言稿來說明，那我大概先談談幾個實際的案子來討論好了。

文化部有一個青年藝術家購藏計畫，也就是說它是向年輕藝術家去買作品，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計畫？那主要是在 2004 年之前，臺灣的年輕藝術家基本上他是無法到畫廊、進駐畫廊，就是說他沒有辦法進入市場這一塊。文化部為了要扶持這些藝術家，讓他們能夠維繫他們的創作，所以在 2003 年的時候，仿照像韓國的做法，就開始有針對年輕藝術家的作品進行購藏。但是這個計畫聽起來就文化部而言來講它這樣做是沒有錯，可是這樣的實際上對這些年輕藝術家的幫助其實會有限的。因為你不管怎麼樣，你一年幫他買個兩件作品、三件作品，你是沒有辦法維持他持續創作。所以必須做一些調整。

所以到 2005 年的時候，畫廊協會跟文化部就進行一個合作，等於是說青年藝術家購藏計畫的經費裡面分了兩半，一部份呢，還是對藝術家公開徵件，一部份呢我們跟畫廊做宣導，就是說我們會透過市場的機制，也就是說我們透過畫廊去購買年輕藝術家的作品，用這樣的一個誘因希望畫廊能夠找年輕藝術家來合作，然後讓市場跟創作人都做介接。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在 2004 年開始的臺北藝術博覽會，我們開始推一個專題，就是臺灣當代藝術家的特展區，那我們總共做了兩屆。2004 年這一屆我們做的是一個比較中壯輩的臺灣藝術家、當代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在臺灣基本上沒什麼市場，可是他們的作品已經被國外的重要藏家跟美術館收藏。所以我們透過這個特展是告訴臺灣的畫廊跟臺灣的藏家，就是他們知道說這些藝術家，其實在國外都被很受重視的，我們就針對（這些藝術家）來做收藏跟推薦。



那 2005 年，我們又換另外一批更年輕的藝術家，比較錄像的、裝置的部份，大概這個部份。那 2006 年開始呢，整個市場因為有了那個青年藝術家購藏的這個計畫的支持，慢慢地很多越來越多的畫廊開始跟年輕藝術家合作，所以我們在臺灣藝博會裡面，我們有一個當代藝術的展區，就是我們鼓勵畫廊帶那些藝術家到這個展區來展的話，那麼你的參展會可以打六折，用這種方式鼓勵整個市場的這樣的運作。

到了 2009 年的時候，文化部更進一步地推出了一個在我們部所有的獎項裡面唯一沒有獎金的就 MIT，就是青年藝術家推薦計畫。這個計畫每年它會選出八位年輕藝術家，然後在臺北藝博會裡面它會有一個個展。再透過畫廊協會每月跟畫廊的合作，變成是一個非常好的。我們在上個月剛好完成了一個國藝會委託我們做的一個美術內容的創作補助效益追蹤的一個計畫。那我們在訪談的六十幾位藝術家的過程中，聽到他們說在臺灣目前哪個機制，對他們進入市場的效果最好，他們不約而同都說是 MIT。這個狀況到現在來講，臺灣大概幾乎 80% 的畫廊都有年輕藝術家的合作，反而是他的老師的機會變沒有了。

我們就所以說 MIT 是沒改，（沒有）針對他們老師輩的，因為不管從國藝會的補助，想補助的統計裡面或者是說各大項雙年展、各大獎項裡面，這個是中壯輩的這些藝術家的資源好像被看不見了，現在活躍度反而看不見了，這是另外我們要討論的課題。

現在問題回到，就是說文化部很顯然地在通過這樣幾個計畫，用非常少的經費，但是非常成功地讓年輕藝術家進入市場。好，但是你要持續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你必須有一些相關產業的支持體系出來。尤其是當亞洲的市場起來之後，臺灣面臨的部份已經不是在國內市場了，我們衝到亞洲市場，我們的競爭對手是很強的對岸中國。

在 2000 年之前，我們通常講的是說北京、上海、臺北、香港島新加坡這一條，我們把它稱為亞洲縱貫線，這幾個城市的藝術市場的總和，大概占亞洲市場總和的 80%。那 2000 年以前，臺灣是這一條縱貫線的龍頭，我們現在是車尾，就是尾巴，都快被甩掉了。這邊當然有很多的問題是必須要去討論，所以比如說那時候的服貿協議的討論，站在視覺藝術產業上來講其實我們是支持的，但我們也知道說它可能對某一些產業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傷害的。

為什麼我們在做相關協議的國際貿易協定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先預估先知道說這樣的東西對於我們哪一些產業是有利，我們應該大力支持；哪一些產業有害，我們應該做一些防範的呢？這問題是在於臺灣其實對相關文化產業的研究是很欠缺的，所以我們不知道這樣的一個談話過程裡面，會對哪一個產業是會有影響的。



比方說在臺灣，我們剛剛講的臺灣為什麼之前是龍頭，是因為佳士得、蘇富比的據點就在臺北，它在亞洲地區經營了十年，是以臺北為基地，它也建立了非常好的一個市場的基礎。可是我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稅一直沒辦法解決，我們的稅跟國際沒辦法接軌，所以逼得佳士得、蘇富比被國稅局查稅，然後要求他們交出藏家的名單，這也就違反了整個國際拍賣市場運作的規則。然後最後他們撤出臺灣，移到了香港去，所以香港從 2000 年之後的十年裡面，從過去根本不到臺灣的十分之一的產值升到現在是亞洲最大的一個拍賣市場，以及當代藝術社團交易的中心。

我們後來努力了 15 年，透過非常多的研究報告跟數學統計，終於在 2016 年國稅局終於願意在調降我們的拍賣稅，可是大勢已定，我們現在能夠維持平衡已經很了不起了。如果要更有突破性的做法，也許還要更多有其它一些相關的配合。

這個部份來講，就回到一個問題在於，為什麼之前在跟財政部溝通稅的時候，他們對這個產業不重視，因為事實上對他們而言，這個產值太小了，他不可能為了這個那麼小的一個產值，比如說我們大概估計臺灣一年藝術市場大概在 50 億左右，在那個時間點。他不可能為了 50 億的這個產值去修它的稅法，或者去做相關的配套，不可能。

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因為我們目前在計算很多的文化產值的時候，我們是用直接產值。可是文化的經濟效益不是只有直接產值，它對經濟領域是有其它的通用效用的。比如說在臺北藝博會，它舉辦了一個禮拜期間，它對臺北市的那一個飯店的貢獻度有達到 1000 多萬台幣的產值，這不會算在我們這邊，它是在飯店業，可是是因為我們造成的。

另外我們在 2013 年的時候，文化部委託我們做了一個研究方法與計畫，我們想要去了解文化對經濟領域的效益評估怎麼計算，那時候做了一個初步的一個研究方法與模型的建立之後，我們選擇德國，會選擇德國的原因是在於德國的數據保留最完整。那比如說像卡塞爾文件展，他們從第一屆到最近一屆，它所有的數據參觀人數、政府投資多少然後那個民間占了多少，他都非常地清楚。我們就用這樣的方法，採用最小平方法，然後選擇那個城市 GDP 跟城市年度總產值，還有城市美術館的門票收入，這三個當作變數，然後做迴歸分析。在線性迴歸分析裡面，我們發現在城市美術館的年度收入跟城市 GDP 的那個關係是呈正向關係。

如果是在其它條件不變，像我們發現城市美術館它的收入增加 1%，它對當地的卡塞爾就是文件展它的那個城市 GDP 的提升是 0.158%，也就是說它這個東西是應該可以被計算，但我們過去很少去做這部份。那當然就是回到一個是國內的相關的一些研究機構或者是大專的系所，我們過去也忽視產業相關的



研究，就是我們提不出對這一個產業發展有正向有利的工具跟分析，作為在正確施政上的一個參考。

我覺得在整個未來，在整個我們談文化，經濟文化產業裡面，其實它各個環節，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部份，還有包括像融資的部份的問題，然後一些影響評估的問題，或者是在經由物流各方面，其實我都覺得它是整體的，很難被切割。那對很多文化界的朋友裡面，他們覺得文創法之後，好像文化部向產業傾斜，其實沒有。文化部大部份的資源還是在創作端，在產業部份來講，對文化部而言，相較於經濟部對產業的挹注跟支持度是遙遠的，這個部份還需要有待更多的努力，謝謝。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石老師給我們的引言，其實要有市場，你的東西才能夠變現。這個是他主要是針對這個所謂的精緻藝術的這個部份，就是 **fine art** 這個部份。好，那接下來我們請林老師。

引言人林冠文：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就坐著說好了。因為我們時間比較有限，所以我就直接切入我們的主題，因為只有十分鐘的時間，我在準備這一個引言的時候，我就想說談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觀點好了。如同我標題所希望能夠講的，就是讓我們停止厭惡對方，開始學習相愛。

因為我發現在我從英國回來之後的這兩三年來，發現臺灣雖然從 2002 年開始提倡文化創意產業，而且就是從英國發源，去借用了整套的理論背景。可是臺灣其實在社會的對立上面，不止在其它的議題，在文化的和創意相關的議題上面，其實也是對立得比較嚴重一些。

我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為什麼會，今天會坐在這裡的原因。其實這個題目是我的，講比較慎重一點是，它是我的生命中的終極關懷。因為我從小的時候，我國小四年級我就學了二胡，然後我在音樂班在國樂班裡面，我的老師，就是之前的國立藝專、現在的臺灣藝術大學畢業的老師，他那時候教我的時候才 23 歲，他現在已經是臺灣國樂團的二胡首席楊珮怡老師。他開啟我對於藝術的這種整個啟蒙的過程，所以我了解藝術對一個人的形塑是多麼地重要。

我後來也參加了全國音樂比賽，也得了名次，可是呢，在我們臺灣這個社會其實沒有那麼鼓勵藝術家的存在，這是我當初後來沒有繼續走這條路的原因。我後來進入了現在社會上的企業，就是社會氣氛認為萬惡之首的金融業，我後來念了財務金融業，非常違和。可是呢，我順從了社會的期待去念這個系之後，可是我還是不能忘情於藝術。楊珮怡老師那時候問我們一句話，他說你們只聽古典樂嗎？只聽國樂嗎？我們那時候太小了，我不懂，可是他在我心中



埋下了一粒種子，所以我在一個暑假的時候，國中的暑假，這個暑假作業是看三國演義，可是呢，這個有點無聊。文言文太難了，對於我們這個國中生來說，或者是我的中文程度不是非常好，所以這個看得有點無趣的時候，我就聽溫金龍，也是我還在國中國樂班的學長，畢業的學長，他拉的這個跨界的二胡的音樂。然後我突然那個暑假有所頓悟，突然我就有了自己的音樂詮釋的方式，以前是老師在樂譜上面說這個地方要滑音，然後這個地方要拉前弓，我就從那個暑假開始，所以我要感謝楊珮怡老師還有我沒有正式拜過師的溫金龍老師，他們在我心中種下的種子，讓我去跨界接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覺得跨界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到後來還是在大學的時候，我就加入社團去學小提琴，後來有一個機會去學聲樂，就是抱持了這個跨界的這個精神，所以我覺得跨界是非常重要的，畢業之後我就去金融機構，我在中國信託做了企業金融，後來 2004 到 2007 年之間，有越來越多的文創企業在臺灣社會成立。中國信託是全臺灣第一次成立服務業產業中心的，我的客戶大部份都是現在所謂的創意產業，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企業。我們看它的財務報表，我們是覺得看不懂，因為跟製造業的財務報表長得不一樣，全部都是智慧財產權的東西。智慧財產權是什麼？就是去預估未來的現金流量，然後折現。其實這種東西是很機械觀的，它存在了非常多的假設，可是這些假設通常都不會實現。

所以我非常困惑，我們銀行也遭受到非常大的困難。我們的處長、現在的總經理，他說不行不行，我們要把最好的人才往這裡面送，可是大家都是短視，所以大家一直想要逃出這個分行，因為這個業績壓力太大了，我想說我小時候的夢想，我應該可以幫得上忙。可是現實的壓力壓得我們非常痛苦啊，我想說那我想要去取經，所以我去英國。想說學了我能夠幫這個產業什麼，我就找了一個學校是全英國第一個設置節慶與活動管理的學校，在愛丁堡。所以我說這個是我生命的這個關懷，是我繞了這麼大的一圈，我從 2007 年到英國，然後 2015 年回來，在中華大學任教。今年 2017 年，就是十年，我希望我十年是真的有帶了一劍回來，所以我寫了這篇那個引言稿呢，其實心情上面是很慎重的。

切入這個主題，大家會覺得我在觀光與會展學系，可是其實我一開始不是學觀光的，可是我們中華大學的觀光學院的創院的院長，我們臺灣 2002 年到 2014 年的交通部觀光局的局長蘇成田蘇院長，當初是他打了一通電話給我說，你願不願意加入我們中華大學，他說不然你這個明天來，跟我們劉維琪校長見個面，我們來聊一聊。其實我下個禮拜就要去上海了，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他們在我畢業前的一年就已經跟我聯絡，而且已經去過兩次，已經談好要設一個研究中心。後來當然我沒有去，他們就派了別人去找我，因為我英國的老



師，現在也是已經過了快兩年的時間，也差不多他們都可以掌握了這個學門的一些東西了。因為我的老師是 **event management** 全球的這個創始人，**event management** 是做什麼呢？它就是一個平台，其實它把這個藝術管理跟藝術行政這件事情做成一個學科，在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利益必須要調和。我覺得在臺灣呢，這些調和這些利益的人，並沒有受到這個雙方領域人的信任，我覺得這個社會是需要被互相地凝視，去傾聽對方心裡在想什麼。這也是為什麼我每次在這麼重要的場合講話的時候，我都希望先提一下我的這個背景。因為我覺得一開始如果我是觀光、我是會展，大家就存著一個不信任的眼神說，你就在這裡賺錢，可是這個我要回歸主題了。

我分析臺灣社會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其實是因為跟我們自己目前的社會的歷程是很有關係的。就是臺灣，在教育上面，其實是非選擇題太多了，所以我們都相信只有一個自然科學主義的單一價值觀。這個就是哲學教育其實做得不成功的地方。索性我們現在有個文化部部長是哲學家，我覺得充滿了期待，然後充滿了希望的感覺。

另外一個原因其實當代藝術的主題熱點之一，就是批判現代工業化跟資本主義的世界，希望能夠引起世人的省思。可是在這個批判的過程之中，也會批判到在當代資本主義運行底下，協助文化原創產業過程中的工作者，也是他們的伙伴，所以就造成了矛盾。就是說他們在批判的主題，也波及到那些，現在正在幫助他們的人，也是他們身邊的伙伴，是他們的藝術行政。這樣子的對立就衝突就越來越嚴重。

我的這個引言稿非常長，**main idea** 就是我覺得臺灣應該要成立文化觀光部，這項議題在 2008 年的時候，其實藍綠政府都已經有在智庫的研討都非常清楚，可是，我們在社會之中存在太多這些對立，導致這個兩個圈子的人，其實都不願意與對方結合。可是有結合才能讓力量更強大。希望藉由今天的這個會議，可以把我自己的一個生命歷程來跟大家分享。然後也希望拋磚引玉，就我自己是一個最好的實踐的例子，不光是我自己的生命認知體驗是這樣，為了今天的會議，我特別拜託我的女朋友，來幫我畫了一個插畫，然後我為了要展示說我們可以用相愛的力量做什麼，她用愛情來贊助我的。因為她最近很忙，我就是好生款待藝術家，藝術家就是要好生款待的嘛，對不對？所以呢，我請她幫我畫了一幅畫，她昨天下午特別坐高鐵，從臺北幫我把這幅畫送過來。我當然好生款待她的一頓牛排。

這個 **idea** 是我在愛丁堡的時候，寫一篇論文，然後我把它用一個比較具象的東西呈現出來，就是其實在這個產業裡面，它其實是一個光譜，所以價值不是只有是非選擇題，人的典範也不是只有一個面向和一條線，這個哲學觀才是世界唯一的爭議。在這個圈子裡面努力的所有的人，其實他們都有他們的堅



持，也有他們的理想。所以這個光譜，比如說像娛樂產業，就是它可以自給自足，它就可以走投融資啊。可是在純藝術方面，它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的培養。它當然是走獎補助。那在文創就是中間啊，有些是、有些不是，所以才有爭議這麼大。這個問題好不好解決？其實並不好解決，可是我們要不要努力？我們當然要努力啊。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生態系是需要這樣才能維持平衡的時候，就像我在引言稿裡面提的，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當然有這個臺灣雲豹的存在，它是肉食的，它是營利的，可是我們也有其它草食的，為藝術而藝術存在的這些我們的伙伴，在跟我們同一個臺灣的這個生態系。我們是不是應該學著彼此相愛呢？所以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點點想法。再請各位指教，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好，謝謝，我們兩個引言都很棒，一個是理性的分析，一個是感性的分析，然後再加上我這個配合演出的人肉架子，非常稱職的，舉得很高這樣。

那現在接下來才是我們今天真正的，其實兩位的引言都非常地切題，就是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那接下來就是要把主場交給在座的各位，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地發言。其實今天的重點是在我們文化行政的要員們，今天這個都在座，所以各位的，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機會，就是說如果平常覺得下情很難上達，或者是說很難把意見就是說讓真正主事的人第一手聽到的話，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大家千萬不要放棄這個表達意見的機會。但是我們的時間說不少也不少，說不多也不多，我們整個場子可以進行到十二點半對不對？十二點半，有沒有人已經登記發言的？都還沒有等一下會排不到，我們過去的經驗是這樣子。

我來暖個場，我看了一下我們今天的報名的這個名單裡面，其實有蠻多在地方上工作的朋友，千甲農場的劉美玲執行長有到嗎？我城劇場的這個楊舒婷經理有到嗎？客庄文化策進協會的彭理事長，所以在名單上的都跟在座位上的人不一樣？OK 還有我們有一個風城雅集畫會的理會長，你是屬於這個石老師剛剛演講範圍的精緻藝術的這個部份吧。你要不要先表達一下你的想法？我們的發言位置是在這裡，大家不要害羞，因為我們的攝影機，會讓你在全國的這個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看到，讓他們比較好取經，如果站在位置上也是可以啦。好，只是只能看到側面。

### 發言人一李青霖：

我其實接下來是主要是要聽取大家的意見，然後了解文化部現在在做什麼這樣子。我沒有準備發言，今天其實來學習，我從一個文化創作者的團體來說，長久以來，我們的臺灣對藝術教育、還有包括對藝術家的重視跟培養都很忽視，如果比較像大陸目前這種發展的方式，我想我們臺灣藝術家會被邊緣化



的，其實目前已經看得出來。我們現在藝廊的市場的趨勢看起來。基本上我們是從這樣的一個教育，其實它很難改，就是說怎麼教改怎麼變都是忽略文化藝術這一部份，對不對？就是怎麼樣多元，但是其實多元並沒有落實到真正的那個基本的學校教育裡面。

就像剛剛那個老師他談到，你從來沒有讓一個小朋友從小到大尊重藝術，然後了解藝術跟參與藝術的這樣的一個教育，所以它的根本問題是說你的教育長久以來都是忽略這個角色，那你現在再怎麼推，像我剛才提到文創法，它光補助經費，我知道給的都是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比如說目前我知道的是一個演藝圈的某個大咖，然後跟他合作，拍一部什麼電影，那個電影拍出來結果不賣座，是失敗的。事實上也很多的劇本是非常好，但是政府又沒辦法投資很大的資金贊助。所以我希望這樣的一個會議能夠真正讓政府能夠正視到基層的需要，跟我們根本的問題。

像韓國他們在推包括主持人、演藝的產業，傾全力去贊助一些優秀的藝術家，然後是多元的藝術。我記得看過一篇文章，它是從一個基本上是反韓的一個國家，它不斷每年去推的那個戲劇，推他的各種展覽，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他們本來是反對韓國人，現在反而韓流侵犯到他們那邊去了。所以政府在這方面，我覺得會比較短視，要求馬上有成果，就像各種科研報告一樣，這個問題當然不僅是在文化界，在科技界也是這樣子，包括工研院那些都是要馬上看得到成果。這是一個大問題，有沒有一個更長遠的計畫，讓一個優秀藝術家，他在國外已經受到了重視，怎麼幫他再逐步擴大到更大的，再影響到我們更多的藝術家，基層藝術家這種。這個部份就是需要從根本目的上解決，會比較長遠一點。我希望這樣的一個文化會議能夠發生一些影響力，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對啊，我們現在這個文化之旅就要想辦法，怎麼樣能夠把你所講的那個問題，就是兩邊做銜接。謝謝，我們都會很重視各位的意見。接下來還是請大家繼續發言，我們的發言時間理論上就是五分鐘，每一位五分鐘，我看在報名的裡面有剛剛講的藝術創作的這個部份，我們有一些在地的文化工作者，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在現場，貢丸湯雜誌社有沒有來？見域工作室，因為有好幾個報名，有看到報名單。有沒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剛剛也看到有一些報名的朋友是在地方上做文史工作的，或者是文創協會也好像還有好幾位，不知道有沒有現場文創協會的。是不是談一下你們在地方上的工作有什麼困難，或者是新竹的文化局也有在現場。這個局長、副局長也都有在。是不是要談一下呢？

#### 發言人二蔡雅鎰：



大家好，我是新竹縣文創協會的總幹事蔡蕙鎧，文創協會其實是今年的3月正式營運。我們跟新竹市的文創協會，理事長陳濬培也是很熟悉。共同在推廣文化的這個議題上，其實覺得遇到的一些困難，就是比如說預算補助的不平均，像我個人有寫過鄧南光先生的一個攝影收集，目前新竹縣的一個鄧南光影像館，它的經營團隊有一些經營的做法，我們是覺得說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基本上像很多縣市政府的地方文化館，它砸大錢之後，其實變成是一個閒置的空間。其實是非常地遺憾。

鄧南光影像館，最早緣由就是說它是家屬先捐出來，由縣政府還有中央的一些補助，然後做一個整體的規劃。早期的經營上其實不是很理想，因為它在北埔的比較末端的地方，老街上熱絡的人潮其實並不會把一些遊客帶到那裡去。所以那裡基本上是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推廣，但是就我所見，因為我跟鄧南光的家屬也很熟悉，我們會認為說，它很遺憾的地方就是也呈現了地方文化館的面向，雖然有營運團隊在那裡經營，但是因為它不是很有吸引力，就是千篇一律地，變成就是只是拿政府的一個補助的一個據點，應該這樣形容。

當然也不能夠說營運團隊不夠用心，因為他們畢竟有拿到補助，還是有去做營運這樣一個動作。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它應該要去跟很多的在地的團隊、文化的團隊，或者是說剛剛這個林老師說的一個跨域，跨域的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我發覺很多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侷限在自己的熟悉的範圍裡，對於要跨出的那一步是非常地困難。我甚至後來聽到有的地方文化館，它是要收費。我們會覺得很難過的就是，它基本上要吸引民眾進去，免費的狀態，就已經是民眾很少進去了，今天如果又要門票收費，然後去抵一個所謂的人園的消費的情況下，能夠創造所謂多少的文化經濟、文化效益。我會認為是一個問號。第一個就是地方文化館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石老師他有提到一個，我覺得很好，蘇富比、佳士得，為什麼會退出臺灣的市場。我自己也是長期有在接觸所謂的藝術收藏、藝術拍賣這一塊。有認識很多朋友，也是在做這一方面，我自己也是收藏家。我很深刻地發覺蘇富比他們的態度就是...你不能說他們的服務態度不好，他們的服務態度非常好，但是為什麼很多的拍賣作品在臺灣跟在香港就是不一樣，比如說羅美奧的拍賣集團在香港操作得可能不是很恰當，所以他在香港的一些藝品的收藏的拍賣上，成績不如臺北的拍賣會理想。但是佳士得跟蘇富比就完全不一樣，佳士得、蘇富比它是香港的成績就是我覺得就是不錯，然後很亮眼。所以我會認為其實在對於這個臺灣跟國際的一個接軌上，還需要很多的努力。包括臺灣現在有幾個比較可以跟國際接軌的藝術家，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如說像朱銘、葉子奇、還有洪易，這幾個人的作品已經在國際市場上到了一個程度。除了他們



之外呢？臺灣每年有幾萬個藝術家，有幾個可以到國際的市場？我想文化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謝謝大家。

**主持人邱家宜：**

顯然在地方上其實遇到了蠻多問題，像地方文化館變成蚊子館的這個問題，其實好像也不是只有新竹有，之前其實已經講過非常多了，其實就是剛剛邱老師講的，怎麼樣資源本來就有限，可是你又放錯地方了，大家本來就吃飽了，結果你又造成這個更大的這個貧富不均這樣子。那就是文化行政的部門的要多多地留意這個部份。

我們其實是等一下如果有需要現場做回應的也是可以，所以其實如果有疑問的，就是在場的朋友在地方上工作的，或者是遠道而來的，我們今天還有臺中來的，因為我們這裡不止是地方，我們這邊新竹的副座，新竹縣的、新竹市的，像那個新竹縣的周副座，新竹市的李副座有來嗎？李副座，那不止是地方的文化行政的主管，今天還有文化部的司長，還有次長，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得到一些回應，我們等一下也會處理。除了我們意見搜集之外，我們可以做一些現場的回應。好，那接下來還有沒有，好，來，請你先告訴我們你的單位，還有你的，然後你要過來這邊，因為這樣等於會照到你的後腦勺，你要開個先例，讓我們的攝影師比較好工作一點。在這邊好不好？可是他這樣會照不到你，不想被照到。

**發言人三林文瑋：**

各位前輩、長官以及遠道而來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戲劇系畢業，然後後來念公行所，跟這個林教授一樣，就是背負了社會的期待，然後進了大家想念的科系。我想說的是我是一個很喜歡記錄生活的人，從大學的時候就很重視文化跟觀光結合，然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堂課，是藝術與創作。那一堂課一整個學期教授都帶我們去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寫生，然後在寫生的這條路上，我獲得很多啟發。然後在獨自旅行的路上，我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像是德國有傳統的聖誕市集，每年吸引很多人，然後居民都知道這個文化是怎麼來的，他們有自己的傳統。像希特勒成立了納粹黨，在紐倫堡的舊址成立了博物館，像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拿破崙征戰之旅，這些舊址都在這個地方設立了博物館。連鄰近的韓國都成立了一個影視小型的博物館。

我想說的是，這些參訪的經歷比我讀了一年的書，或者讀了好久的書，還要深刻。而我記憶猶新的是，天津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然後清楚地留下這些歷史文化，然後我在參訪的途中，我看到很多學校的老師帶著小朋友，像是歌德之家，然後德國當代以及歐洲當代所有的歷史文化，我看到了很小很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個人獨立工作者，我想說的建議是，他們世界各國在歷史中成



長，在觀光中認識了文化，在文化中帶動了整體對文創，文化產業的加值。對臺灣來說，我大學有認識非常多的外籍學生，像是日本人、韓國人、香港人，我也長期就是跟著他們一起認識臺灣。臺灣的指標是故宮，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慕名而來，而臺灣自身對文化的重視和推廣，一直以來就是在我從小到大念書的過程中，文化跟教育還有觀光其實是並行的。

我的建議是，常設一個臺灣獨有的一個站，讓居民本身可以認識臺灣自身的文化。譬如說從下至上，從上至下，被普羅大眾而廣知的，可能是影視，譬如說我帶外國人來第一個就是鼎泰豐，那他們可能就問我為什麼鼎泰豐這麼厲害，我可以從他的發跡開始講，講到他們認識。他們就說哇，真的有一點可惜。為什麼呢？因為像每個國家他們都有一個常設的，不止是在歷史課本中出現的，不止是在公民教育裡面出現的，他們有個實體的展。或許可以設立一個飲食相關的一個展，讓所有的外國人來觀光之餘，能夠更認識臺灣，讓臺灣的在地，在地人能夠更認識，更支持臺灣自己的本土文化。謝謝大家。

#### 主持人邱家宜：

這位朋友你的發言的，你還在學嗎？畢業了，那麻煩你告訴我們主辦單位你的姓名啊，等下再寫給他們就好，已經有了，她在文創司工作。好，所以你現在是官員的身份，但是你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官員怎麼會變成負面的。好，所以呢，其實這個我們這位朋友講得真的是非常有道理，我就要講說我剛剛講到那個清明上河圖或者是翠玉白菜，它為什麼會能夠創造這麼大的觀光效益，其實是因為它就是老少皆知，然後這個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可是到底要怎麼讓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其實你要透過像會展啊、像教育啊，像電視，比如說我們不要講真正的歷史的存在的東西，大家知道阿信這個，可能年輕的就不知道。就是說大家知道因為阿信這個連續劇，NHK拍了這個連續劇之後，臺灣的旅行團推出阿信故鄉之旅，阿信根本就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可是呢，問題是因為有這個阿信這個連續劇，就臺灣的阿信迷們，就會去參加這個阿信之旅，然後創造了日本的這個觀光收入，非常地神奇。然後臺灣的韓劇，其實也創造了韓劇熱，其實也創造了，為韓國創造了這個很多的旅遊的商機。那所以就是說，還有一個英國的例子，福爾摩斯博物館，在倫敦，福爾摩斯根本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可是貝克街住的地方就真的變成一個福爾摩斯博物館，有的觀光客搞不清楚，以為真的有福爾摩斯這個人。這就是都是文化的魔力，你可以說它真的有點小荒謬，可是它是有一個魔力。這個東西其實是需要，我們剛剛講的一個NHK對不對？就是它其實是需要傳播媒體，但是今天也許我們在場沒有傳播媒體的朋友，可是因為我是跟傳播媒體有關的。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把這些文化其實就是很多很多的符號，很多的意義，很多的符號所連結出來的意義，對意識，對於美感對什麼東西，這一段就是有它的文化脈絡，所



以要透過教育，要有美學的這個訓練等等的。這些都是要廣為人知，這個部份就是變成是一個普羅大眾都能夠享受到的，文化的盛宴不止是在精英，而是在所有的人都能夠進行領略的時候，我們講的這個文創的這個產值，它的那個自我養育的那個部份才會出現。這個是我的一個狗尾續貂。好，那接下來石育瑄，這個是一個同學，來。好。謝謝。

#### 發言人石育瑄：

我是念設計藝術研究，然後之後轉念文創經營，就是文創設計經營的電子商管事業經營研究所的學生石育瑄，我其實就業已經 13 年多了，所以我不是一直都是學生，然後就變成說我接觸文創這一段時間，我已經有看到臺灣，我看到的是光明面比較多，的確文創事業在臺灣有很多發展得很好，而且從我當學生的時候、當助教，我就發現幼稚園的小朋友，他們現在到國中大學了，他們那個才華、才藝也很好，甚至有一些很偏才的藝術家，真的也不輸國外的藝術家。只是我覺得他們的確是沒有發展的空間，因為他們常常是失業、待業，甚至都是休學的狀態，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在大學好好地完成一個學業，所以他們連進入就業市場的機會都沒有。那時候我們的文創事業也是給了很多的補助，我也經常參加那個文創的會展，或者是去一些市集，或者是比如說臺中有個審計新村，在臺中教育大學的隔壁，然後他們裡面有讓那一些 20 以下的青年人去進駐，然後去那邊創業，他們的作品非常地優秀，而且是非常嶄新，甚至可以推廣到全世界。但是他們的消費者也很少，跟他們聊天又發現，他們分明又是國外讀書回來的，就等於是他們自己的家世背景本身就不錯，反而是臺灣很多的藝術家，他們有一些是弱勢家庭的小朋友，然後他們真的很有才華，可是臺灣又舉辦了很多的藝術比賽，甚至我也是從大學參加很多的設計，我參加過手機的設計啊，或者是滑鼠啊或者是鞋子什麼的，各式各樣，我們投了很多的稿件，甚至現在也去參加商業競賽，可是那些都是石沉大海。覺得我們的藝術到了商業界之後，反而是一個被忽視的一個狀態。其實這些青年的藝術家，變得還是要靠家裡養的米蟲，但是他們實際上是像梵谷那麼厲害的。我們現在都已經變政治層面，都是談論都是融資都是錢，但是我們覺得真的有很多需要的人，可以投注在讓他們有機會，讓他們不是只是待在家裡，然後甚至還被人家說他們因為精神上的不好所以沒辦法去就讀、就業。我覺得這很可惜，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你給我們分享的經驗，我們這個社會對藝術家的這個，對於這個另類的生涯的包容不夠多，這其實是蠻實際的，因為如果你不想照一般的這個，不過林老師是選擇了一個這個阻力比較小的方式，你先去讀金融，不過你還是不



改初衷，你又回到你的老路上。跟著你的心走。好，接下來，姚坤明是艾笛空間藝術的負責人。

### 發言人五姚坤明：

我們文化部的主管以及各位學者，還有各位先進，跟大家問個好。我本身主要的是從事室內設計，二十幾年前我做室內設計，在大概十年前我另外因著工作的需要，我又另外成立了一個艾笛空間藝術，它是一個藝廊。這個應該蠻符合這個剛才我們林老師說的跨界。我在十幾年前我就看到這個趨勢就開始從我的室內設計，又另外經營一個藝廊。可是常常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發現到好像是不太容易把它做一個連結。到最後變成是我的室內設計的收入，來資助我的藝廊。我為了讓我的藝廊能夠生存，我把藝廊變成精品，我有經營到百貨公司設立專櫃，我也想辦法地找尋通路，在過去的那一段時間，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後來還是把藝廊結束掉了。人是很大的因素。我舉一個例子，我本身是做室內設計的，我在好幾年前，曾經因為有些學校因為很多閒置的空間，教室閒置在校園裡面，所以有校長來邀請我來為這些閒置空間來再運用。我們就想了一個方法，我們把這些閒置空間，因為教學的需要，把它設計成一個情境的教室，什麼是情境教室呢？比如說我們是一個英語的情境教室，學生到這個教室裡面來，他所遇見的氛圍就是跟，比如說我們現在是在機場，我們就把教室設計成像機場的樣子，用英語的方式，比如說從通關，可能你要寄行李可能跟站務員的這樣子整個流程，讓孩子這些學生能夠在因著空間的關係，讓他更能夠更快地進入到另外一個這個語言的一個情境。

可是這裡也有一個問題就出現了，我發現到不止我自己從事設計的跨領域要到藝術，在這個地方也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當我們把整個空間設計好的時候，可是人不到位，什麼叫人不到位？就是我們創造了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情境的一個教學的環境，一個這樣的空間，可是學校的老師他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配合度，因為他必須要自己再創一個教材，才能夠來使用這個空間，可是我們必須講實在話，就是我們已經有教育部門的這些教材了，他何必再為這一個空間另外再設計一個符合這個空間的教材呢，所以校長又回過頭來跟我打商量說，我可不可以再設計這個情境空間的英語教材，這個對我來講實在不曉得怎麼回應。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一個老師啊，我是一個空間的一個設計者，或者是一個創造者吧，但是我不是一個老師，我也不曉得怎麼設計教材。可是這個就變成了要進入到這個空間使用的一個門檻了，所以後來這些空間也變成了閒置空間。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我後來也做了新竹市的室內設計工會的理事長，我也曾經很想要很用力地能不能把藝術跟設計連結，因為這是我的興趣，這不是我所學習的項目，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在這裡，文化部也在這邊，我自己有一個想



法，今天我們既然要跨界，很重要是學習，我們有抱著一個謙卑的態度，我們一直講的是精緻文化，一直把這些大師拿出來講，事實上文化不就是扎根在在地嗎？我們何不真的就去看所謂的平民文化。我倒有一個小小的建議，我們可不可以參照我們現在講長照，現在長照，因為臺灣進入了老年化社會，那長照它有一個策略、一個在地的策略叫做 **ABC**，長照 **ABC**。那個長照 **ABC** 裡面有一個 **C** 級就是所謂的鄰里，如果我們要扎根在文化裡面，在這個在地裡面，我想大多數人我們應該是講到所謂的教育、教育，人不到位，你有多大的議題，我覺得都沒有太大的...。那人怎麼到位？這個人，他要有熱情，他想要進入在這個領域裡面，可是他沒有方向，他可能要進入的門檻很高，他或許也不是學者，因為文化不是學者造成，文化是在地的人民造成的，是一個運動，是一個能夠興起的，讓每一個人這個熱情對這個藝術領域有產生熱情的，才能夠連結。否則你高高在上，好像在膜拜一樣，那個人數不會增加的。如果我們可以參照 **ABC** 的方式，用 **C** 級，其實 **C** 級就是在地鄰里，讓這些先對文化有興趣的人，門檻不用這麼高，只要你願意都成為一個種子部隊，成為一個被訓練的一個可能性，但是它不用太高的門檻，只要你有興趣，你都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是我小小的建議，謝謝各位，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姚先生提到其實是怎麼樣跟社區結合，怎麼樣落實草根，就是不止是在辦公室裡面，而是真正地去了解每個在實際上在地方上做社區營造，或者是做文化工作的人，而且感覺上它不完全只是單一的一個做法，它其實必須要 **case by case** 地來處理，感覺上這個讓我們更感覺到說文化行政其實是一個非常細膩而這個複雜的一個事情，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投入，就是說他們有關人的事情的處理，永遠都是最困難的啦，牽涉的面向。我想可能就是要期勉大家，可能要擺脫過去的那種體制內運作的那些思維吧，我想可能就是要變得非常地有創造力的去做這些面對這些文化的治理這樣子。接下來是李校長，我們新竹社大的李校長，登記發言。

#### 發言人六李世英：

文化部長官，還有在座的先進，大家早晨大家好。我是科學城社區大學的李校長。就事實上我應該是比較用個人來發言，因為其實在 2004 年那時候開始，其實在所謂文建會，那時候就已經把各縣市都已經有一個特色，譬如說各縣市發展什麼節、節慶，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思考，文化它的永續力。因為我今天是為文化永續力而來的，就像剛剛伙伴們所分享，它是不是可以在各縣市也保留這樣的一個文化，因為它持續了半年，所以它是不是可以也在地可以有個館舍，或者是什麼樣大家可以去持續去參訪跟了解。就像 2011 年的臺東的



熱氣球節，也是持續下來，可是我們也知道它的經辦過程也有它的困難，這個部份是不是長官可以稍微幫忙一下。一縣市一特色，我們應該未來新竹就不用再辦熱氣球了，大家會提到臺東就會知道那是熱氣球，這是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就是，其實在今年我看到一個新聞報導，市政府的網站上有一個新聞媒體的報導，我有一點驚訝，是因為文化這件事情，如果我們是由下而上，那這件事可不可以成為文化，其實我是只有在思考這件事情，因為過去其實我們在 2005 年，文化局那時候就已經有找我去規劃所謂的竹塹故事月「大家一起來演故事」。那時候召集了很多的學校團體、媽媽等等來演出這樣的過程。這是一個民間發起的部份。政府也有給予很多錢，那時候社大也投入，兩邊一起做主辦單位，然後共同去辦這個部份，最主要是鼓勵，民間的素人，就是這些所謂的媽媽們、爸爸們，還有爺爺奶奶們，還有孩子們一起來演出。所以那時候也陸續看到不僅是在媽媽的故事團，或者是在我們坊間的一些戲劇團，或者是孩子在畢業六年級，他們都可以出來演戲。那這樣連續了 12 年，那是不是它算是地方文化？其實有時候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今年的媒體報導，竟然說它只有 6 年，可是我們已經進行 12 年，這個是我比較困惑的部份。我們地方所謂的文化永續力，它是不是真的是可以由下而上，這是第二個思考。

第三個部份，在社大裡面有非常多的藝術家，還有藝術老師，在學校一個學程，就叫藝術學程，也經過師大的正規認證，已經形成了 20 幾年的一個學程。當然老師們他們在生活裡面，可能他們就是整個教學，那當他們年紀大了，就像剛剛我們的主講老師會談到，是不是我們可以思考青壯年，就是老年這一塊藝術家，他們是不是能夠協助他們，能夠繼續在上面還可以發光發熱，因為我發現兩岸也會請他們，日本也會請他們，很多地方都會請他們，我們是不是可以為在地的藝術家，能夠做一些後續，來支撐他們的力量，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不管他們的展覽，在新竹縣市或者在很多地方，都非常地重視。可是這個永續力是不是可以繼續。

第四個，我要提的就是我們其實在新竹市有很多的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等等，這些東西當有老師，或者是很多在地者願意把它集結或者是能夠為這個文化而做導覽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相關的一個場地，可以讓這些文化永續在這裡，謝謝大家。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老師剛才說，其實李校長你不用懷疑，你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文化，沒有什麼由下而上是不是文化，文化並沒有那麼高不可攀，我覺得我相信在場的各位也都會認同我的講法。我覺得文化也不一定都在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有很多文化是沒有錯，可是臺灣也創造了很多的文化，包括我們的眷村文化，



剛剛那個文化部那位同學，其實他講的就是臺灣的美食文化，其實四川沒有牛肉麵，蒙古也沒有火鍋，我最近才知道，其實這些通通是臺灣的。可是呢，當你要創造一個文化的時候，你要去所謂的被發明的傳統就是這樣子，被發明的，就是你為了要去說我這個，比如說蘇格蘭的那個毛呢裙，它其實是新創的。這些其實學者們都非常地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都研究過了。像這些東西呢，我們就會說我們這個是什麼祖傳秘方啊，我們這個是千年的什麼寶藏，什麼埃及艷后的那個，其實那些都是新創的，可是他告訴你說我有一個故事，我有一個 story 告訴你。這樣子我們就會去更珍惜這個東西，或者是我們會去更重視這些東西。其實文化的創作一定是舊的跟新的融合在一起。我覺得這一點都不奇怪，當我們去從舊的遺產裡面去創造新的東西的時候，它其實是一個新的東西。可是它跟舊的東西有連結，所以其實本來就是可以創造的，我們並不是去保護古蹟那個東西才叫文化，不是這樣子。我們地方上的這些東西都是文化，其實熱氣球現在也是文化。我想以前媽祖進香也不是這個樣子，現在變成這個樣子，有電視轉播 24 小時，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新創的，可是它有它的一些傳統的元素在裡面，這些東西就是臺灣很厲害的東西。那接下來，我們是劉副主任，時代力量新竹黨部的劉副主任，還有我剛剛提到客家，等一下有客家的文化的聲音出來，期待。那請劉副主任。

#### 發言人七劉家維：

大家好，文化部的長官跟各位在座的來賓大家好，我是時代力量的新竹黨部的副主任劉家維。接著剛剛李老師後面的地方說，分硬體跟軟體來講。因為今天大家來到新竹，就必須跟大家提到就是新竹其實它是一個文化薈萃的地方，這幾年它其實面臨到一個文化部份，就是我們跟文化局的確面臨到一個難題，就是剛剛講到對立，對立來自於一個困境，那個困境就是剛剛提到文創那一塊，面臨到是促參法，整個文化資產在活化的過程裡面促參法的一個難題。剛剛林老師就有提到，我們並沒有一個單位、一個評估的指標，去決定這樣的公共場域要做怎樣的利用，因為文化局它可以利用的手段太小，所以他們又限縮於公部門的程序，所以它能夠去運用的方式很少。導致於我們回歸到剛剛那張圖，藝術文化文創觀光娛樂，它完全離不開一個東西，叫做人、叫做消費者、叫做觀眾。這樣的過程裡面，假設我們回歸到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現在在文化產業上的並不能被大家覺得重要，是因為我們並不覺得它可以賺錢，不管是在哪一個部份，即使是娛樂。

但是回歸到我剛剛講的消費者問題，我們為什麼沒有養出一群消費者，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公共場域的人不多，就是我們去培育公共場域的，這樣薰陶的文化或藝術這樣的公共場合不多。我舉個例好了，新竹市它目前我們在跑的幾個案子，大約從新竹監獄的日治宿舍，或者像新竹縣也有，像林務局



宿舍，他們不斷都是用促參法的方式，然後去走文創這一條路、觀光這一條。但你回歸到一個問題，我們有地方工作的朋友就回饋，比如在雲林他做社造，他做得非常成功，他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觀光人口非常多，但是第三年他的邊際效應就出來了，因為那個地方並沒有什麼好玩的，你來這邊就只有這樣的事情，回歸到今天我們講永續力的問題，永續力應該是來自於底層的民眾，就假設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地區的地方空間，它是回歸到地方民眾的公共場域，在那邊不斷地每天有事情在發生，是一個大家在深度參與，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就是有深度參與，才有永續力。要不然我們只是不斷地把資源挹注到裡面去，但是它並不能產生永續力。

這個對立是產生於在什麼地方呢？比如說拿大煙囪的例子來說好了，當地的民眾、地方的文史工作者跟公部門，它其實三方對於這個地方的想像完全不一樣，我們目前的機制並沒有辦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所以導致大家對於這個地方的想像不一樣，一兩場公聽會並不能解決問題，這個必須要有人長期的蹲點做組織，不斷地說服，而且是多方，不是只有單單在地民眾，而是文化局公部門，文史工作者就是知識分子跟在地民眾，不斷在這三方做調和。但目前文化部在這一塊是弱的，因為早期的時候以硬體為思維，這幾年逐漸轉為軟體。但是在地方又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地方工作上遇到的朋友，他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現在在新竹市，因為大家來到新竹市，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人口非常年輕，**37** 歲，這是市場常常提的，但是在社造，或者是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大多數是 **55** 歲以上的，所以它並沒有相對應的資源，可以跟得上這個時代。但是我們的資源當然是文化部有青壯年的專案，那個非常好。但我必須要講就是說，還是非常少，就是對於地方公部門來講，他們是非常困難的，這是硬體的部份，就是我們對於所有公共場域這些文化資產的想像，必須更多元，必須有更多指標提供公部門來行動。

第二個講到軟體，剛剛提到所謂藝術跟文化的東西，我們回到就培養消費者這件事情，消費者它要能夠養成，不是一蹴可及的，它必須經過十年、二十年的計畫，剛剛那個李大哥，李青霖大哥他有提到韓國的例子，韓國從 **97** 年經濟風暴倒下去之後，是成立了一個專門的部門，屬於文化部從李滄東導演，開始不斷到十年、二十年才有成果。我們文化部它有去進行這樣的願景嗎？或者是我們有重新回歸到盤點我們的資源，就是這些藝術、這些文化是不是從我們的土壤長出來的東西，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剛剛提到就比如說《通靈少女》，為什麼它可以造成這麼大的轟動，是因為它的文化是奠基於這樣的臺灣底層文化，大家是有共鳴的，那個才有市場，而不是我們曲高和寡，講一個這個東西非常好看，可是你中南部的民眾真正 **2300** 萬人民，沒有共鳴啊，跟你的生活是沒有連結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回歸到一個底層的民主制，因為



文化部做過類似的事情叫故事島，但是看起來沒有非常成功。因為它並沒有有效地利用到在藝術文化文創觀光娛樂的整個多層面的運用。所以我希望從硬體盤點，跟軟體重新的資源的重整，來去想永續力的事情，謝謝大家。

### 主持人邱家宜：

這個時代力量的朋友，你們都那麼年輕，入黨有沒有年齡限制？應該沒有。好，謝謝，基本上談到了跟在地連結，我覺得非常重要，提到《通靈少女》，非常高興，因為我也是公視的董事，所以剛剛提了非常地重要，當然我們必須要承認說《通靈少女》這個案子是跟國際有合作，所以一方面它有平衡本土跟國際，是非常成功的一個合作的案例。真的是宮廟文化，因為我小時候如果嚇到什麼的，媽媽都帶到讓我們去收驚什麼之類的，所以大家都覺得非常地親切，每個人都會覺得跟生活有感，所以收視率會那麼好。我們不敢講說它已經很棒，它其實還可以再更好，可是已經相對地很好，所以我覺得對公共電視來講，大家是覺得非常地振奮，覺得我們其實也可以做出這種東西，而且我們其實是有這樣子的文化底蘊可以讓我們來作為素材，我們希望以後再接再厲。好，謝謝這個劉副主任提到這個案例。好，接下來我們就這個是我們的張團長，請。

### 發言人八張鴻宇：

好，文化部的長官還有各位老師大家早安。我很快地用 30 秒介紹一下我的樂團，在十年前呢，我去日本參加日本的軍樂季，看到了阿公牽著小朋友的手，他的孫子，在旁邊，他的兒子也在我旁邊提著樂器，日本的那個三代同堂的管樂團，就是他的社區樂團裡面有孫子，有爸爸，還有阿公阿媽，當時那個景象讓我很震撼，我就告訴我自己跟我退伍的時候，我要成立一個屬於這樣子的三代同堂的樂團，果然在我的退伍一年之後呢，我就成立了現在這個龍騰愛樂管弦樂團，我們的樂團裡面，從小學三年級到 56 歲，之前是一個 68 歲，那他已經這個因為太艱難了，他就退團了。從小學三年級到 56 歲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range 在我們的樂團裡面，我就做到了一個三代同堂的一個管弦樂團，就是龍騰愛樂管弦樂團。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大家一起省思的一個小小的問題，可能沒有跟前面的老師講得那麼大，沒那麼偉大。但是這個小小的問題我覺得一直存在在我們這個土地上，我們這個環境裡。就是假如說我們現在大家一起站起來，大家一起在唱一首歌，大家都會的歌。請問我們會唱什麼歌？不知道。但是我們到國小去，國小的小朋友會唱兩首，一首叫癡情的玫瑰花，對啊，大概就唱五月天的曲子，對。不然就唱這個《小蘋果》，對不對？但是像我的樂團我們就經常到大陸去演出，到中國大陸去演出，一演奏兩首曲子，他們都掉眼



淚，一個是《龍的傳人》，一個是《一條大河》，就是他們也叫《我的祖國》，這首曲子是很久以前一部電影叫《上甘嶺》的一部電影，演奏這兩首曲子，他們一定會站起來高聲地唱，唱得那個你死我活，唱得一定要把我們的樂團給吞併掉那種感覺。

但是我就想說今天我們大家在這邊，我們有什麼曲子可以大家一起唱，我覺得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屬於他自己的曲子，我們樂團曾經在三年前在去羅屋書院跟龍家大院演出的時候，我們用管弦樂來演奏客家本色，演奏完了以後那個阿公跟阿婆過來握著我們的手，掉著眼淚說，他活到 70 幾歲沒有聽過管弦樂來演奏這首曲子，大家唱得很高興，要求再唱一次，我覺得這個客家本色就是在地的這首曲子。這相信林教授在英國讀書，他們的逍遙音樂節，他們隨著艾爾加的微風裡第一號一起唱、一起拍手，我相信這是一個地方的音樂，我們去年也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的輔導之下，把龍潭的垃圾車植入我們本地的音樂，龍潭的垃圾車我們放進了桃花開跟那個桃花過渡放在那裡面，但是也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大家已經習慣，因為外地來的音樂太可怕了，《給愛麗絲》，《少女的祈禱》大家都知道這是歐洲賣冰淇淋的音樂，《給愛麗絲》是貝多芬單戀的曲子，這些在我們臺灣是垃圾車的音樂。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屬於一下我們自己的音樂，去年年底我去恆春八關坪歌謠的時候，建議恆春應該把你們的歌謠放在你們的垃圾車裡面，因為我們龍潭已經做到，他們現在已經在著手做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應該也可以把每個人的音樂放在這個裡面。就像長榮，上次長榮航空也有提到他的望春風，還有桃花過渡，他的好聽的曲子。在日本有一個歌星叫坂井泉水，他已經過世了，但是他有一首曲子叫《永不認輸》，這個曲子我也改編給我們樂團演過，他在他的故鄉，不好意思，我忘記了他的故鄉的地名。他的火車進站的時候，就是演奏這首曲子，這個《永不認輸》的這個歌詞很有意義，日本國小的課本的教科書也把這個《永不認輸》這個教材放到他們的課本裡，把歌詞放在課本裡面，然後每個孩子都會唱。這個小小的東西就是，我要講的就是我們屬於我們這塊土地的音樂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我們大家一起來省思，大家一起來努力，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真的很有魅力，講話有著音樂般的節奏跟旋律，讓我們覺得很神往，我們真的很希望哪一天聽到家裡的垃圾車來了是哪一種我們熟悉的音樂，也許是《茉莉花》。我們十一點的時候會有一個 **break** 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去伸伸腿，然後趕快登記發言。因為我們接下來我們五分鐘，十一點五分回來之後，我們就要進行我們的下半場，時間寶貴，我相信還有很多想要發言，就趁這個時間趕快去登記。好，那接下來我們在休息之前，我們再請我們的鄧理事長，好不好？來。



### 發言人九鄧毅中：

大家好，我趕快講一下。為什麼我會加入新竹縣文創協會呢，因為我是一個新竹縣的客家族以及在地人，新竹縣很特別，它的文化補助有兩個：一個是客委會，一個是文化部。我想要褒獎我們文化局的副局長、周副局長，我為什麼要褒獎他呢？因為我前一陣子我看到一個新聞，他說周副局長到新埔去看到一個老茶場，快塌了，然後呢，他就趕快連結當地的鄉鎮公所，然後破窗而入，看裡面的情形到底有哪一些的製茶工具可以保留，然後他趕快去做緊急搶救計畫，我覺得這個是太厲害的一個局長這樣子，我要先褒獎我們的副局長。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新竹縣前一陣子辦這個臺灣燈會，辦得很大。但是辦完之後我們感覺沒有留下什麼東西，我的意思是說辦完就拆了，當然是說我們為什麼會這麼關切呢？因為我們平常在教師聚會，剛才那個姚坤明姚大哥也是在教會聚會，我們都有成立一個基督教區，那們當初成立基督教區的時候，募款募了半天，然後呢，也設計得不錯，但是並沒有獲得文化單位的任何的一個支援，我的意思是說都是自己來，你看這麼多年了，我們每年都辦基督教區的部份，我覺得這個燈會既然是每年的例行的一個工作，那應該中央單位要有一些的補助，我們提計畫，要補助給我們，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我們常常想說新竹縣這麼特別，新竹市也是，因為新竹市文化局裡面有客家的事務科，客委會裡面其實它也有很多補助，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客家文化設施活化，這個都是好像預算也蠻多的，我的意思是怎麼和文化部還有我們這些民間人士大家一起整合，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因為我竹東人，竹東人都很期待竹東要改變，竹東最近的改變是有動漫園區，有東側園區還有西側園區，但是現在其實是空了那一邊，也蠻久的，然後雖然都委託了一些的...委外要招標去做一些營運，但是我感覺就是太慢了一點。我的意思是說硬體很快，但是後面的經營管理很慢。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之後要深思的問題。希望我們這個會議能夠多一點跟客委會有些連結，不要讓資源衝突重疊，以上是我的建議，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那個副理事長，今天就是我忘記沒有想到要請客委會，因為其實在客家地區就是其實是有兩種資源的，其實各自做跟如果能夠協調的話，可能會更有效，也許這個給在場的那個文化行政的官員們來這個思考一下。接下來我們休息五分鐘，然後現在我的表是十一點零一分，我們就十一點零六分的時候回來，請大家趕快把握時間，到那邊去登記發言。



-----中場休息-----

時間標記共：15

發言人十溫晴玲：

因為基督教的福音書坊在發展上，其實也等於都是獨立經營。所以我們也是獨立書店。我目前比較多是負責書店的一些選書跟專案的規劃。我介紹一下，我不是新竹人，可是因為新竹場離我最近，我來新竹住了十五年，我是彰化人。可是我在彰化只住了十年。所以我在這個異鄉待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我在我家鄉的時間。我在彰化田尾長大，十年而已。我來新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IC 之音，就是在開台之前，我就有幸加入在工作團隊。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在 IC 之音就認識了很多很精彩的新竹人，然後也知道了很多好吃好玩的新竹的據點。後來我為了自己的生涯規劃，要當媽媽，所以後來我到了誠品書店，因為在電台就是一個人當四五個人用，所以沒有辦法。新竹其實有很多夫婦面臨著類似的狀況，就是沒有辦法自然的懷孕，所以我就到一個比較相對輕鬆的，到書店，然後就很順利的成為全職媽媽。後來我就育嬰假離開職場。過了一段日子，就小孩現在也十歲、十二歲了。我在這十年十二年全職媽媽的生涯之中，我就寫部落格，然後我做團購，到這一兩年，我在臺灣第一家由獨立書店業者共同籌組的友善書業合作社服務。因為時間的考量，孩子還是一樣很需要我，比較大量的時間。所以我後來現在把工作盡量就放在迦拿書坊，因為是我朋友開的。所以一定是跟獨立書業有關，但是就比較 **Focus** 在家。其實我今天一直很掙扎要不要來聽這個會議，因為我很怕就是大拜拜，因為我覺得以前在學校參加那種大拜拜的論文發表會，參加的很累。我不知道來這邊講話到底有沒有用，對，但是可是剛剛聽，我覺得光是聽兩位引言，跟有一些前面發言的人，我覺得還是有收獲，至少我會更清楚知道，我接下來可以怎麼做怎麼規劃。然後也其實看到好幾個熟面孔。所以今天有一點同學會的感覺。

其實我在去年有參與一家紅梅文創的籌備，紅梅文創就是今年這個月即將要在新瓦屋成立的另外一家獨立書店，歡迎大家 5 月下旬之後，有空可以過去逛一逛。新瓦屋，就是新竹的客家文化保存區，也是算臺灣第一家，第一個客家文化保存區。其實我剛剛聽了一下，回應一下剛剛李校長說的，其實我覺得由下而上，就像邱老師說的，不用懷疑，一定是文化。我覺得我很開心自己來新竹，雖然我來新竹之前，我在臺北，來新竹之後有一點覺得，文化沙地。就是相對少了一點，可是後來隨著高鐵開通，那空間距離好像又被克服了，可是其實又很希望可以在新竹多發揮一點自己的貢獻。我覺得來新竹，其實新竹有園區，園區有一些有賺錢的公司，他們有看到這一塊。所以其實已經有一些固定在舉辦的藝文活動，我覺得就像林老師說的節慶，我覺得其實節慶它不一定是文化裡面本來有的，可是如果像故事月，你每年辦，你每年辦，每年辦，你



辦到後來，地方上的鄉親父老，就會期待，就像我很期待 5 月，5 月有台積電，有應用材料，固定在新竹會辦藝文季。那我其實剛剛想到了一個建議，就是我其實在想有沒有可能文化部有權限的話，可以成立一個公開的窗口，就像創意投稿。就像 119、110，這些我們臺灣長大的小孩都知道那個失火了要打 119，報案要打 110，如果我對臺灣這一塊土地我想它更好，我可不可以有一個，可以投稿，可以不是申訴，就是去講的一個窗口。就像我小孩知道 113，就是萬一家暴的時候，113，因為老師常常就會告訴他們，這個專線電話也可以是 E-mail 也可以是網站，就是它是一個只要是你投稿，只要是有效投稿，它都會被給一個發文字號或者是收文字號，它就會被追蹤。可能全民投稿，一定會有一些比較有的沒的提案，沒關係，但是我們可以去追蹤它，到底是卡在法規老舊，還是卡在他提議的這個是三不管地帶，久了，我們就會知道，到底我們可以怎麼樣更好。我覺得就像剛剛，我聽到前面有一個人講到代表臺灣的歌，日本他們每年票選，最感動你的櫻花歌，是不是每年都可以辦，臺灣我們也可以來辦，最感動，你覺得最能代表臺灣的歌是什麼，可能每年都不一樣，但是久了，只要它持之以恆的被執行，它就可能成為我們的文化底蘊，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謝謝。周小姐你是竹科眷屬嗎？其實你剛剛講文化沙漠，其實新竹有很多文化資源，如果我印象沒錯，吳濁流是新竹人，鄧雨賢也是新竹人，文學跟音樂，但是後來它就變成一個科學工業城，然後這個部份它就被取代掉。可是其實我們要講永續的話，這些高科技的人應該是還可以來供養文化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發展，尤其是在新竹我們應該要去把方面的潛力去激發出來對不對？然後日久他鄉變故鄉的這樣子的新竹人，我們覺得應該未來還是可以替新竹的去沙什麼化，有什麼貢獻。綠洲化，要正面表述。謝謝。好接下來亞太藝文推廣的楊理事，楊常務理事。

#### 發言人十一楊大寬：

大家好！我只想提一個問題，就是說臺灣的文化永續力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大家一直在講《通靈少女》，有沒有注意到，好幾年前有一部電影，叫做那個《海角七號》，有沒有人關心范逸臣後來怎麼了，查了一下維基百科，他拍完《海角七號》，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拍戲。

最近有一個笑話就是，兩岸發現一件事情，想要去抵制，有一些民團就說要抵制一些對岸的東西，結果發現，在文化這個部份，流行文化的部份，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學脈絡，結果導致抵制不了。像最近最紅的電影好了，它雖然寫產地臺灣，最紅的一部，號稱是臺灣電影，它是產地臺灣，但是導演



是馬來西亞人，用的劇本腳本改編是中國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臺灣現在發生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永續力，都是無法在臺灣自行完成，尤其是這個已經最普羅最大眾的文化，拍那些電影的人，粉絲，在粉絲頁都是四五十萬以上的女明星，他們也就是說，用來支撐這些的社會文化的永續力，都要靠對岸，我們臺灣到底能怎麼辦呢？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好的劇本嗎？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文化部呢，一直都看到大的企業，從以前的馬政府時代最有名的就是夢想家嘛因為就是說大的企業它必須要生存，所以它必須要適應這個新自由主義下的這個經濟脈絡，但我一直想說，我們在地的企業，因為上次文基法就已經說了，我也有提議就是說在地的企業是不是文化部應該要，不管是新竹市的，新竹縣的，這種小型的文化企業，是否文化部應該多用點心在這些企業上面，否則的話，就如我剛才所說的，臺灣永續力，要靠其它的地方來維持，這不是也很可笑的事情嗎？

####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常務理事其實提到的是一個兩岸的文化競爭的問題，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我想這個雖然是困難，可是我想我們還是非做不可。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其實大家都知道美國是英國文化，它是講英語的對不對？可是我們知道，其實英國雖然是相對小，可是它還是在文化上，它還是有領先。比如說《哈利波特》，我們就可以知道說，為什麼《哈利波特》不是美國人寫出來，是英國寫出來的。這就是跟文化底蘊有關係那我的意思不是說臺灣要去寫《哈利波特》，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可以小，但是我們可以精，這個有競爭，但是當然也可以合作，對不對？但是，還是競爭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競爭。但是我們主體性這些我們就不提了。好，那接下來的部份，是我們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柯俊如小姐。

#### 發言人十二柯俊如：

大家好！我是就是國立臺灣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的組員，我只在這邊服務一年，所以就是一個粗淺的觀察而已。就是我們在草屯臺灣工藝文化園區，應該算是一個文創的園區。就是根據剛剛的一些討論，我主要是來發問，就是沒辦法提出太多一些實務方面的建議。但是就是我在我們那邊看到的一些問題，或許也會其它文創園區有發生的類似的情況。就是我們的園區它有展覽，也有一些創作體驗，也有賣店，但是就是會發現民眾他們其實主要來，是親友相聚的時間，然後可以有一個好的旅遊的體驗。他的重點未必是放在展覽內容，或者是技藝的傳承。對他們來講，就算我們可能設計的很用心，就是有規劃我們的策展目的等等，但是他們未必會感受到的。剛剛林小姐就是有提到我們可以建置一個臺灣的特色文化館。我是想其實現在博物館有一些都已經在做這樣的，



然後有一些已經是常設。但是有時候會變成說，如果是國外的人來，因為他就是抱著好奇，然後他想要了解，所以這些展覽對他們會發生意義，他們會真的會有文化後續的作用，但是對於可能一般民眾來講，可能他們來這邊的重點，並不是在了解那個展覽的內容而已。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因為剛剛那個時代力量劉先生有提到，唯有深度的參與才有文化的延續力，要怎麼樣就是才能刺激民眾，會對這些展覽或者是文創園區，他是有想要深度參與的慾望，或許影劇是一個，就是他們因為影劇的故事，他們是打從內心產生好奇。但是現在很多人可能對於臺灣的一些，他們覺得好像很熟悉，可能就不會那麼有意願的，或是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更多的了解這樣。假如他們真的可以從展覽就是產生興趣，可能他們才會成為未來後續文化產業的消費者。第二個問題是想要請問就是石隆盛先生，他有提到臺北藝術博覽會的文化影響評估的方式，想問一下如果是針對文創園區的話，它可以怎樣進行文化影響評估，這樣的影響評估，對於就是後續政策或者是實務上，是不是真的具有指導的作用，就這樣，謝謝。

#### 引言人石隆盛：

針對剛剛影響評估的部份來講，因為事實上文化影響評估它的目前在國際上來講，其實它的研究方法其實都還在發展中。目前在臺灣著力最深應該是劉老師，所以可能他應該要補充說明。

我這邊講的，視覺藝術這個部份，然後比較單純是因為我們做的比較多，那我們之前剛剛提到的那一個，針對德國文件展那個部份是 2013 年文化部它支持我們做的一個計畫，那是一個研究方法的部份，一個計畫。我們當時選擇那個，主要我們那個計畫是作為一個評估的 model，後來選擇德國，是因為他們的各種數據比較完整，當時這個計畫原本要進入第二期計畫是，用這個計畫裡面去評估，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評估三大美術館的一些經濟影響力的部份，這個計畫後來有一些因素沒有後續的執行。我們是覺得，在整個評估方法上來講，當然還有繼續再改進的空間。不過初期來講，如果只要是數據各方面能夠相當的齊全的話，比如說在經濟這部份的影響也是可以去提出來。

就過去我們在跟其它部門，跟文化部的溝通上比較沒有什麼問題，但很多產業，或者是很多文化事業其實它涉及到的領域，可能已經到其它部會的時候，它會變成非常複雜。過去在藝文方面的一些相關的研究分析，我們都比較偏向是質性的研究。那質性來講，很多會牽涉到比如說你取樣的問題，當然這個部分它沒有錯，確實它也可以提出相當多的建議跟分享，或者是說，相當重要的一些事項的分析。可是對其它部門而言，其它跨部會來講，他們可能看到的是，可能更多量化的一些比較客觀的討論。比如說像稅的那個部份，在佳士得跟蘇富比退出臺灣之前，其實產業界已經做過非常多的討論。在當時文建會



也開過好幾場的協調會。當時的很多的專家或者是市場一些資深的人士所提出來一些隱憂，在後面十年一一出現了。也就是說他們當時的分析並沒有錯，可是對財政部來講，並沒有造成他們覺得有迫切需要去做調整的空間。一直到2015年裡面，我們把兩岸三地，就是臺灣、中國跟香港，相關市場過去十年一些相關的統計數據，報表，拿出來之後，賦稅署副署長一看，他懂，他懂什麼，他懂他少收了多少稅。

這個部份就是說，在整個產業研究上來講，我們覺得這個部份是還蠻重要的。所以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在數據的取得，還需要利用更多新的技術或者科技方面，讓我們的數據取得能夠更精確。文化部雖然有文化統計，已經做了很多年，那套系統其實有相當多可以改進的空間。假如說當我們的數據取得跟它的客觀性正確性，達不到一定的標準的話，其實任何的評估都沒有辦法做，做出來也不會有太大的說服力。所以在整個環節上面，不管在文化事業或者文化產業，它絕對不是只有創作仲介跟消費。在維繫這一個產業鏈過程之中，它有非常多的細節、細項，是過去被我們所忽略的。

比方說我剛剛提到的文化部目前對青年藝術家的媒合到市場，其實跟畫廊協會這幾年的合作相當成功，是沒有問題。可是臺灣藝術家在亞洲市場裡面其實打不進去的。在國內市場上來講，還是有一些落差。歸結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我們這邊具備了之後，我們要上戰場上國際市場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我們的行銷人員或者是我們其它專業領域的人才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過去來講，在文化相關領域，還是表演藝術跟視覺藝術領域裡面，我們太多的資源放在創作端，對其它的比如說研究、產業研究、還是行銷經營管理部份的人才，投入是不夠的。最近文化部委託我們做一個計畫，是藝術經理人的養成計畫，這個計畫它也是要求兩項，一個是培育跟媒合，但我們主動幫它加了一項就是支援體系，因為你把人才訓練出來了，然後沒有到市場產業上面去就業去工作，如果說你沒有其它的相關的支援系統來講的話，他一投入到這個產業一兩年就陣亡了，所以這個東西是沒有用的。所謂的支援體系一定是包括更多元的，比如說剛剛融資的問題，獎補助的問題，包括產業分析，評估的這些，很多的細項。一部大機器裡面，比如說我們講汽車來講，它不是只有輪子跟引擎，它還有很非常多的零件。過去我們對零件上面來講是被忽略了。所以我們剛剛講在文化影響評估，很難做的原因是在於是，它有太多的一些細節，包括一些數據的取得，假如都沒辦法建構就沒辦法使用。你做出來之後，你才有辦法跨部會去做溝通，這去做討論，這個事情是我們必須要去努力的地方。

引言人林冠文：



這個剛才提到的這個關於跟家人相處的時間，我就分享我在愛丁堡藝術節，看到他們影響評估的報告，裡面就有一個數據，就是 **quality time with family member**，參加這個藝術節之後，是否能提升你跟家人相處的時間、有品質的相處時間，請一到五分評估。他把這個當做一個，這個藝術節值不值得繼續受到政府資金的輔助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我們臺灣能不能把這個指標納入？而這只是愛丁堡藝術節它做了這樣子的每五年一次的經濟影響評估，請了全世界最好的管理顧問公司，來研發了指標。我博士的論文寫的就是 **KPI** 的研究，因為我知道，我在銀行裡面評估投融資，被看的就是什麼負債比例，過去幾年要怎麼樣，怎麼樣。假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在博士的過程之中，就是研究了之後呢，我建構了一個自己的方法論跟觀點就是，對於這些無形的價值，其實它在社會裡面的價值感是流動的，它必須要由下而上。這個社會認為什麼有價值，才會有這個 **KPI** 出現。我回到臺灣之後，我現在前幾個禮拜正在抓破腦袋，我們學校正在申請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計畫的升級版叫創新教學，無所謂，反正它換什麼名字都一樣。我們寫了洋洋灑灑的很多理念之後，到最後一定要列，量化的 **KPI** 為何。那時候我們出差在外，在日本。人家在看櫻花，我在看字，就是我們同仁一直 **sign** 他寫好的這個，依照我們提的這個討論的這些東西寫好了，最後落實到 **KPI**，我看到那些 **KPI** 的時候，完了。就是因為我們太相信這些量化的 **KPI** 了。那什麼樣的社會會導致怎麼樣的 **KPI** 出現？我們的社會出了很大的問題，這所有人都有責任。我們太過相信量化的 **KPI**，可以真正的幫我們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忽略了質化的 **KPI**，而質化的 **KPI** 能不能走到像愛丁堡這樣子，**quality time with family member**，或者是說參加一個藝術節，這一樣是他們的指喔，參加一個藝術節，可以讓你 **skill development**，就是讓藝術家他有發展他的技能的機會，或者是跟他的同儕，或者是跨域產生聯繫的這個機會，一到五，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也沒有多複雜、多需要科技、或者是多需要很高深的這樣一個計量經濟的數據，沒有，只是一個社會認同，我們能不能用認同這樣子的 **KPI** 的存在。然後公部門願不願意在這個，因為公部門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以他能夠挺得住，在這個社會的這個壓力，這個計量經濟學非常興盛的當代，能夠堅持這樣子的理念，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被研究機構所支持和背書的，那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事情，謝謝。

主持人邱家宜：

如果是臺灣的 **KPI** 的話，可能就是說參加的人數有多少，門票的收入有多少，可能就是這樣子。我們可能就是來換個角度，我們是不是請我們在場的文化行政的官員們來做一點回應。我想大家非常認真的聽各位朋友們的意見，現在剛剛有談到跟你相關的，或者說你認為跟你相關的部份的話，我們請那個新竹的文化行政來的負責的朋友來先回應好不好？我們是不是新竹縣周副要不



要？剛剛有很多人都談到，有關於新竹的文化治理，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的朋友，獨立書店，樂團，還有文創方面。大家可以聽到第一手的回覆。

### 新竹縣文化局周秋堯副局長回應：

我想站在這邊好了。其實我是一個文化新人。就是某一個程度，對我來說其實剛剛前面講的幾個問題，會發現一件事情，其實跟林教授也很接近，我是本來是從公務單位、就是新竹縣政府的工務處跟交旅處，再到文化單位來。所以其實在剛才提到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 KPI 這一件事情的時候。其實對我個人來說，那個衝擊還蠻大的。就是在原來的單位其實它非常非常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成本跟經濟效益這一個部份，怎麼樣達到某一個平衡。但是我來這邊文化局，其實我才來一個月。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原來的那一些想像或那一些狀況，在這一邊好像在某一些程度上，不能這樣用。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好了，就是剛才提到竹東動漫園區，我本來是負責竹東動漫園區的建設者也是 OT 的廠商，就是 OT 的那一個單位。後來因為時空的狀況，那經營者它的經營狀況不是那麼理想，所以後來把一半的基地轉到文化局。結果我沒想到我現在接到，在文化局去扶植它，怎麼樣讓它變得更好。兩個單位對這一個基地的想像或是起標的狀況，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就是在建設的單位，就是我投入了多少成本，我需要多長的時間，就是回饋，就是能夠回收回來。但是在這一邊，好像比較不是用這樣子一個角度去，剛剛講到一件事情就是文化影響評估這件事情。但是這一個部份，前兩天我們已經在議會嗅到一些味道，就是一些訊息就是告訴我們說，為什麼兩個單位在同一個基地裡面，為什麼條件不一樣，那條件不一樣，在那一個基地裡面，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讓它變得更好，其實我們也很擔心，就是未來，如果我們做得很好，就是文化局這一塊服務很好，那一邊就可能就停止營業了。停止營業就變成我們就變大了，在某一個程度上是這樣。所以其實我還在學習啦，也聽到非常非常多今天提到的一些想法，其實我也在找那一個說服議員，就是民意代表那一邊的一些想法。怎麼樣讓他...或是說我內心的那一個、就是糾結，就是從一個比較理性的單位到非常感性的一個單位來的時候一個狀況的衝擊，其實我還在找那一個平衡點，或許、或許永遠找不到，或許就是像林老師講的，可能也會隨著社會的價值的改變，或是社會的期待，而產生不一樣的一些變化，我也在學習啦，以上，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大家有體認，就是文化行政跟一般的是不太一樣，這個蠻好的現象。那新竹市的，有沒有？是不是也跟我們分享一點？



### 新竹市文化局邱淑芳秘書回應：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文化局秘書邱淑芳，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這邊參加今天這個盛會。那其實剛剛老師在提到這個 KPI，我也相當的有感。我想在座的公務部門的伙伴們，大概都能夠感受到我們常常受到這個 KPI 的所荼毒，好像有一點太慘了一點。就是我們常常要做很多報告，做很多的績效，都是用這個 KPI。可是我們常常在講，其實文化單位不是一個營利或者賺錢的單位，我們常常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要服務市民，然後培養大家的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底蘊。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屬於一個很花錢的單位，可是在中央，不但是 KPI，常常都希望我們的一些計畫要有自償性，這個是我們很痛苦的地方。

實際上剛剛有提到地方文化館，新竹因為地方比較小，所以我們很慶幸我們文化館沒有蚊子館，我們的館都算在市中心。所以我們每一個館都經營的還蠻不錯的。就是民眾的到訪率都還蠻高的。可是如果要求地方文化館有自償率的話，這個我們可能真的是還蠻困難的。所以這個可能也要請中央的長官，就是這個部份，將來在補助的時候，也可以給我們的一些考量，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實務操作上的一些困難。

另外剛剛那個時代力量的副主任有提到說，我們現在新竹幾個比較受到大家重視的案子，比如說他提到的大煙囪或者是其它，因為在文化，我過去幾年一直在文化資產科服務，所以非常感受到說在文化資產保存的過程當中，真的是受到各方的壓力，有的人要保存，有的人不要保存，他們都有很強烈的那個主觀的意識，很難被說服。我們在公共部門大概就是要來協調，然後取得一個折中。這個我們繼續一直在努力的一個方向。大煙囪還有海軍燃料廠部份，我們現在也跟部裡面爭取要先做一些訪問計畫，因為過去這麼多年，可能民眾對文化資產的觀念還不是那麼高。可是最近這幾年大家都很期望能夠參與。我們也很希望民間的團體朋友可以提供我們很多的一個建議，因為畢竟我們在思考上面，可能有一些侷限，大家的想法提供給我們，不見得大家的需求或是想法都能夠得到滿足。可是呢，也是提供給我們很多的一個方向，讓我們可以統合以後來做一個完整的思考。也謝謝李校長剛剛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協助我們做這個兒童故事月，兒童故事月我們也會一直持續下去，這是一個在圖書館扎根的動作。而且不只是那個故事月，其實我們整年度的圖書館假日都有說故事的活動。也是長期培養這個故事媽媽、故事園丁，提供給小朋友一個很棒的聽故事、還有讀書的環境。我想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繼續努力，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多多給我們一個指教，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剛剛都有提到說其實 KPI 就是一個指標的一個評估，可是它指標是可以改變的啊，對不對？跟你的家人相處，然後是不是可以讓這個藝術家能夠有這個



跨界的技術的進步，那我覺得這個指標是可以改變的，應該是文化行政這邊可以使用的？希望今天在這個部份能夠有推進。剛剛提到說大煙囪的保存，然後這個要保存不要保存，其實愛丁堡藝術節，我有去過，真的很棒。因為你過了愛丁堡火車站你就看到那個古堡，你就覺得說，我好像置身在這個電影的場景裡面。首先如果沒有這個古堡的話，這可能就遜色。可是那個古堡為什麼可以留下來呢？像英國他們有一個機制叫 **cultural heritage**，就是說它其實不是政府的，是一個民間的一個 **foundation**，然後它去買、把那個古蹟買下來，它就變成一個公共財，變成大家都可以看，然後繁榮的地方。像彼得兔的故鄉，那個故事大家都看過，就是一個女作家，她就去把那個湖去買下來，然後呢就變成大家的公共財。難道臺灣沒有這個？竹科一定有這種實力。如果去把新竹的古蹟，大家集資買下來，然後變成一個公共性的場域，我覺得這個對臺灣不是夢想，是有可能實現的，問題是誰來牽成這件事情。請我的意見記錄下來。我們現在又有那個要發言，古老師，親自上陣。

### 發言人十三古淑薰

大家好，因為我看到文化部自己的人都有出來發言，我今天是以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文化政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的身份來發言。其實有一部份也是想要回應冠文老師，就像您剛剛提的這張圖裡面，其實有一個點是很想講的：到底什麼是文化政策？就是它如果要講獎補助、到投融资，文化政策的受益者是誰？作為一個政策，它用的是公部門的資金，公部門的資源，我們要到市場，到什麼程度？我想在這整個表格裡面，這個光譜裡面，其實是缺了公民，還有公共性。我想這是文化政策很重要的一個，之所以存在的一個價值跟意義。

回到我們整個文化永續力的主題的探討。各位可能都對文化政策有一點了解，其實影視音產業，在過去是新聞局管理的。那是 2012 年才納回文化部的自己業務單位。在這裡的時候其實也牽涉到說，其實影視音才是一般人很容易近用跟參與的。它比去聽一個音樂會或者是去看一個表演藝術，還有去參加一個芭蕾舞之類的或者是民族舞蹈，它都還要容易近用。而且是我們每個人回家都要看電視，你甚至有參加五月天的音樂會，都你比去音樂廳的次數都還要多。所以其實它對影視音，其實對我們整個的文化政策它應該是蠻重要的一環。可是在過去的政策規劃上面，好像就只有獎補助，一方面補助可能工作者，要不就是投融资。好像就是一直屬於對立，也不是講對立，就是兩個，兩個很光譜的一個很兩端。在我過去的研究，就是博士論文所做的研究，還有我在英國所觀察到的景象，其實我發現，其實對於影視音產業，它的文化政策，也許是應該要重新回頭去思考，不再只是獎補助、投融资，更重要的我想應該是公共性，還有多元化。我想這也是政策它要介入，它介入市場，因為我都知



道市場它有可能失靈，就今天我們如果要去補助一個業者的話，其實是基於什麼？只是因為，今天好像我們的音樂產業，好像失去了過去的華人的主流市場，所以我們開始去補助音樂產業，但是我們補助的對象是公司、是那些唱片公司。在過去文化部的案子裡面，它也有補助獨立工作者。可是在這個關於音樂產業的部份，其實文化部自己也做了一些檢討，也有一些報告有出來、有去調整了。這裡其實是想講一下是，我在英國看到的例子。

還有我們都知道臺北跟高雄即將有流行文化中心，流行文化音樂中心，這是兩個非常大的旗艦式的一個大建設。它有這麼大的建設，我們需要哪些內容？我們的流行音樂產業，我想有的人會擔心，夠不夠有空間，夠不夠去好像把整個場館的時間都要排滿。可是我們對於空間的想像難道只有租賃嗎？難道只有把空間就是給產業界，不管是邀請國外的、或者是國內的團體來使用，這樣的一個想像空間而已嗎？就我在英國的觀察了解，這也回應剛剛冠文老師講的，可能它是家庭的參與。不只是家庭的參與，其實我在英國看到的例子，它還有針對銀髮族、還有針對青少年。就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在 **Leeds** 所看到的，它是一個音樂廳，但是它其實在周末，它都有舞蹈的學校，每個禮拜都去 **Run**。然後它有特別的每個月有一定的比例，它是給不同族群的小孩，去表演跟呈現，我就看過全黑人的小孩，他去表演呈現。那另外還有就是銀髮族的，銀髮族的他是去學合唱。就是在空間的使用上面，其實可以多照顧到，就是以公共性、多元族群這方面的使用跟規範上面，參與上面，而不再只是好像只有業者或者是那些文化工作者可以參與。我們過去的產業的文化政策，如果我們要強調「生態」，生態體系的永續，不只要有這種業者，其實民眾他會，也許他會成為生產者，他也是未來市場的消費者。其實是多關注一下，我們公民團體，不同從年齡層，從幼兒一直到銀髮族，這方面的參與使用，也許也是未來可以再繼續，希望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政策規劃方向，謝謝。

主持人邱家宜：

謝謝古老師，古老師是我們這個團隊的靈魂人物，這個全國文化會議的分區座談，然後到全國的大會，然後她是這個我們臺藝大這邊裡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幹部。剛剛提到的其實就是草根，其實包括**迦拿（書坊）**這邊還有竹科，科學城社大這邊，其實你們做的都是草根的事情。千萬不要懷疑你們的，什麼社區媽媽說故事，大家就覺得說，那個好像很不重要，跟小朋友、就是騙小孩。其實都不是，其實這個都是民眾的自發性的組織，然後組織起來之後呢，它就變成很多東西的，很多東西的根據地。跟他可以，他總要有一個 **base** 在那個地方。如果沒有這個 **base** 只有每天在這個文化行政的辦公室去，去想很多的那個做法跟想法，它其實都不會實現，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根據地，很多很多



的，然後根據地這邊是連結，然後分層這樣子，然後慢慢的他會，才會長大，我想跟大家分享。剛剛有提到像 KPI，指標應該怎麼設，這些應該是全國性的事物，那是不是文化部的這個要該上場了，應該從文創司開始還是影視司，哪一位司長想要有所回應？對剛剛各位朋友的意見？我想不用次長，來，我們的召集人要拋磚引玉。

### 召集人邱俊榮：

謝謝，我就很難克制不講話，抓到一個空檔，後面又來了。我要克制一下，因為今天場合是大家的。其實我覺得還是討論一下很不錯，真的有一點共識。比起其它的場次。剛剛談到 KPI，我大概常年在做的事就是對抗兩個政府部會的 KPI，一個是經濟部，學經濟的，大家也了解，我剛剛一開始就舉那個例子，對不對？出口越多越好嘛。好。我都在挑戰這些事，我在經濟部很黑，他們都不太喜歡我。最近我又要挑戰另外一個，教育部潘部長來找我去說是大學退場的事情，教育部大概是最不應該有量化 KPI 的教育的东西，但是我們教育部是最愛用 KPI 的，關在冷氣房裡面，數字決策，這很嚴重。好，所以我還有很多艱鉅的任務要做。

我簡單來講是這樣，就是說今天討論的一些課題，我們大家都知道比較理想的狀況，比較理想的狀況來看這個事情。大家在實務上都有很多擔憂，比如說這個政府不支持我怎麼辦，預算的分配，還要叫我有自償性，我要收一點費這個都沒有消費者來。好，這個當然不是短期大家的焦慮，但是我自己永遠期待理想的狀況是這樣子，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最理想的狀況是，將來靠音樂是可以吃飯的，靠美術是可以吃飯的。OK，我們將來不會有很多領導是這種遺憾，所以不會讓我們的爸爸媽媽聽到小孩說我要學音樂的時候，心裡很猶豫，你真的要走這一行嗎？將來你會不會養不活自己。有一天我們如果不擔心這個事情，就像歐洲的時候，我們其實就成功了。所以如果我們覺得音樂人怎麼樣養活自己，美術人怎麼樣養活自己，要花錢啊。對不對？第一個，我們要有一些底蘊願意花錢，第二個我們要有錢可以花，這兩個條件都是要必須要俱足嘛，OK。現在當然這兩個條件可能不夠，所以我們希望要去做一些短期的努力說，政府的資源、民間的資源，去做一些努力。但我不覺得去鄧南光那邊要花錢是不應該的事。對不對？就像我去聽音樂會要花錢是一樣的事嘛。對不對？所以這個長期來講我們希望這樣子。

當然大家討論，我覺得也很有收獲。第一個就是長期來講，政府的經費不足，政府永遠不可能有很多的經費。民間的資源怎麼樣投入是一個重要的事情。第二個就是，光是砸錢，就像我剛剛講的兩個條件之一，以後我們有那個底蘊願意去花錢，就牽涉到我們的教育的問題了、美學的問題了。我們怎麼樣讓大家在慢慢這個溫飽之後，願意把這個錢拿來做這方面的事情。剛剛大家也



提到了，我們的教改都不談這個事情，我們的教育都不做這個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將來我們的文化要永續，除了不斷的把資源砸進去之外，文化的底蘊，還有建置的工作，其實我現在聽大家講，我覺得也蠻重要的。有一天大家都覺得，花錢去聽音樂會就像去買菜一樣是必要的事情。我想對我們來講，其實就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有一陣子跟新竹很有關係，我們以前念男校，像我念社會組的很少，大部份的同學都在清華交大念書，就很常來，那很常來，其實他們都不理我，都自己到處亂跑，在新竹市跑來跑去，穿街走巷，那個真的是非常美的東西，開台進士第文化。但是這個東西可能在地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怎麼樣把這個東西，真的是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身上，然後覺得去這個參加文化活動，在文化上面花錢，就像我剛才講的，你去吃飯喝水一樣的事情，我想我們長期要努力的目標。當然，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剛剛談到的家庭參與，從這個年少到年紀很大的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夠參與，我想就會比較水到渠成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現在大家的討論，其實還蠻有一點聚焦的。簡單來講，我們現在花一點錢可能是必要的，但是這個必要的，我們可能這個錢我們要能想一想，除了一些及時去做的事情之外，怎麼樣從基本上改變我們的想法，培養大家的美感，讓大家願意在，反正底蘊培養起來，怎麼樣有一部份的經費分配在這個地方，也是蠻重要的事情。好，我想我就先簡單的回應，我們後面還有我們的同仁要來講，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以上，謝謝。

主持人邱家宜：

好，謝謝。那個，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曾綉雅是社造中心的執行長。

發言人十四曾綉雅：

好，大家好，我是新竹縣社造中心執行長綉雅，我有兩個想法要在這裡跟各位分享，首先第一個就是我要大聲疾呼，請重視我們這一塊土地的教育。這個土地的教育衍生出來的是什麼？我很贊成剛剛林老師提到說，藝術、文化、文創、觀光這樣的一個脈絡，一個光譜。但是呢，在藝術前面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土地，其實藝術必須長出，從土地長出來，然後必須是源自於我們的生活我們周遭的環境，跟我們的陽光、空氣、水，所以我們才知道，貝多芬的四季怎麼來的，是因為他在那樣的風光明媚的地方這樣生活過來的，然後有一些畫家，梵谷或塞尚，塞尚的畫充滿了那樣的美感，是因為他在鄉村生活。其實藝術如果不源自於土地，其實它是失根的。另外這個土地我又比較 **Focus** 在農村，其實我覺得臺灣的整個藝術文化跟臺灣的文化資源，真的都忽略了農村。大家都住在叢林，都市叢林裡頭，會出現偉大的藝術家嗎？所以呢，農村文化



跟土地教育這一塊，真的要跟大家講，我們不管文化政策如何，這一塊永遠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會這麼的感覺那麼沉痛呢，其實我最近有機會陪伴一些青少年高中生在一些小型的計畫裡頭，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上上禮拜一個經驗，就是四個實驗中學的高中生，找我聊天。他們想要到新竹縣去做小旅行。然後他們四個實驗中學的小孩子就是說他們其實想要去內灣，他說為什麼一定要去到內灣站呢，中間應該還有其它站，是不一樣的，不一定每次大家都擠內灣。我覺得他們很有反省力，我就問他們說，你們四位從哪裡來，自我介紹，這四位實驗中學的孩子，有兩位住清大裡頭，一位住在園區裡頭，爸媽都是清大跟交大的老師。其中有一位女生，她說她來自芎林，然後我就很好奇說，你來自芎林，我就隨口問另外三位高材生，大家都知道實驗中學都超級高材生，你們知道你同學家芎林，芎林在哪裡嗎？三位男生都你看我，我看你，他們不知道芎林在哪裡。

然後上上禮拜，上禮拜同樣的案例，我們在新竹縣推了一個社造的成果展，然後有個闖關遊戲，那個闖關遊戲是寫社區，每個社區來到這邊，剩一個關卡。其中一個關卡叫做紙寮窩，我在場問一下，新竹人聽過紙寮窩的請舉手，三分之一。它是北臺灣現在僅存還造紙的地方。它是一個這麼棒的地方、這麼好的地方，可是光在場各位都是很重視文化資源的人，都不見得聽過。那時候我們就設了一個關卡，**99.9%**的竹北人，不知道紙寮窩在哪裡。然後呢，我們就問說紙寮窩在哪裡，然後他們就往後退兩步看那個看板，芎林，紙寮窩在芎林。接下來再問這些竹北市的伙伴，芎林在哪裡？很多媽媽帶著國小孩子的媽媽，就這樣愣了一下，不知道啊。我說那你知不知道它離這邊近還是遠？可能開車要三四十分鐘吧。其實，因為我們那個點是清華，那個國中點，從我們點開車到紙寮窩開車五分鐘到十分鐘。所以我又在場問各位，你知道你們喝的水從哪裡來嗎？我每次問那個小朋友跟青少年你知道你喝的水從哪裡來？他們說從水龍頭來。是不是？對。然後你吃的米從哪裡來？從電鍋裡來。對不對？臺灣的米到你的電鍋那個整個供應鏈，沒有人知道。我們其實在新竹產了很多米，但是我們吃的是臺東的米。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土地的教育，這一塊沒有去加強。我認為那個藝術文化文創觀光都是失根的。為什麼韓國還有泡菜，那是因為來自於他們的文化生活。我們不應該去追求文化的東西是跟我們生活無關的。

我在這裡也跟各位簡單分享一下。新竹縣社造中心這幾年在做什麼。我們第一個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既然文化要從生活開始，所以我們透過社區營造的手法，推動我們新竹縣各個社區的輕旅行。透過這個輕旅行，其實剛剛講的文化，為什麼談到這個，文化跟經濟，其實我們在推社造的時候，不斷在思考



經濟的問題。所以我們帶著社區民眾學習，如何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後串成一個旅遊商品，然後已經開始在對外直接收費了。一日遊是八百到一千，兩日遊是兩千到三千，已經有好幾個社區，已經自主營運了。不用靠政府的補助。除了這個之外，我們也帶著新竹縣的小農去做十三好市集。所以我們輕旅行是點，然後我們有一個十三好市集，就是把十三鄉鎮的好東西、小農的好東西，帶到新北，竹北的新瓦屋來販售。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十三鄉鎮的土地，可以重新被復育。

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實臺灣的土地，剛剛講土地教育，土地的酸化跟鹽化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我們大量使用農藥跟化肥。所以我們如果留給我們下一代是這樣的土壤，我們真的對不起他們。其實透過這樣的社造的方式，推動十三鄉鎮的農村開始去復育我們的土地，通過無農藥無化肥的方式去推動。這樣做一定要給他通路，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六的早上，十一點到四點，已經連續第三年了，持續了三年。我相信在場大概三分之二也都沒有聽過，三年有三四十個小農在那邊撐了一個市集，刮風下雨天，包括寒流的那一天，零度都是在那邊撐著。那這樣三四十個小農撐著，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消費的行為，透過消費來救我們的農地。所以也在這裡跟各位宣傳一下，有機會禮拜六，早上十一點到下午四點，能夠來到我們，新瓦屋的十三好市集。

最後就是要跟各位講，其實社區營造不是那麼難，但是它很耗力。那我會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很在乎文化的傳承，文化的一個建設，應該都有更多的人投入社造，包括文化部，應該更多的資源投入社造。像我們這個單位，就是只有幾個年輕人，每個人都超時工作，因為資源很少，經費很少，社造的經費非常的少。像我們這個單位，目前是四個到五個人，我們要照顧新竹縣，目前在我們手頭照顧的社區有八十幾個。對，然後所以每一天跑新竹縣那個整天都在跑。所以我是希望文化部可以更重視社區營造，因為對我來說社區營造，它就是重新找到人跟人的友善關係，重新找到人跟土地的友善關係。不是只有跟人，還有跟土地。我們希望透過人跟人的友善關係之後，也許我以後的都更不會那麼痛苦。好不好？社區營造會是都更的基礎，都更它不是目的，它是手段。它的目的是要達到人跟人之間更好的生活。所以透過社造這個前置作業，才能讓都更，避免現在都是獨立的一個狀態。更重要的是文化資產的保留，如果住在這一塊土地的人，都不覺得這個老房子是可愛的，是可以賺錢的，其實就算再怎麼樣去設立文資法我覺得都沒有用，對，所以人的改變，剛剛老師們有提到，人的到位，人要怎麼到位呢，回到社區慢慢的蹲點，慢慢的做社造，把大家的觀念慢慢的啟蒙起來。讓民眾慢慢的了解，什麼叫文化，什麼叫資產。



最後我還有一個建議，新竹，其實剛剛一直聽下來，我覺得新竹有一個問題，那個縣市隔了一個頭前溪好像變兩個世界。對，我會覺得說，今天剛好文化部在這裡，我覺得在文化這部份是沒有國界的，我覺得新竹縣市在文化的這個論述上，應該大家一起來談，新竹縣市是一個生活圈。對呀，不是說，我最近常常又在網路上看到一篇說，新竹市沒東西好吃嘛，對不對？東西超難吃的，對不對？最近又流行一個，這兩天有講說新竹市最難吃的第一名，你們知道嗎？對，最難吃第一名。可是大家知道其實新竹還有新竹縣，你們如果有空真的禮拜六去十三好市集才知道，什麼叫美食，真的，新竹縣的客家美食，真的是我吃過的人間美味，好，以上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那這樣子的話那新竹市的社造中心的執行長也有報名，有沒有來？侯執行長？侯順耀執行長？沒有來。有沒有？因為剛剛是新竹縣的社造，我們應該要讓新竹縣的市的社造也有表現一下。好，其實剛剛綉雅非常有魅力，我們就覺得好驚喜。地方的社造的靈魂人物這麼有魅力，她到那個任何地方去上台講都毫不遜色，對不對？所以這個沒問題，很讚。讓我覺得好驚訝。其實公共電視應該做一個，好生活提案，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來做一個這種。十三好市集。好，那因為現在我們這個板子上沒有人要發言，然後石老師要來。

#### 引言人石隆盛：

因為剛剛講到 KPI 我想回應一下，就是，為什麼要做藝術對經濟領域的影響評估、效益的分析，就是我們大家知道，臺北數位藝術中心，是在市議會裡面，因為它平均每天參觀人數是個位數，所以被要求要經費刪減或者是裁撤。但是數位藝術中心本身對臺灣在數位藝術的研發跟它在國際媒體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國際上，在和亞洲藝術，數位藝術發展的時候，其實臺北數位藝術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價值，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們覺得說，我們文化藝文事業裡面，如果說我們用一般的所謂的經濟這方面，產業的 KPI 去做評估，我們一定是弱勢，一定是輸的。但是問題是，它不是只有這樣的，它的價值不是直接的產值。我們要怎麼樣去把我們的價值去凸顯出來，所以我覺得文化影響評估，它應該有兩種，一個是說經濟或其它領域對文化的一個影響，因為不應該是文化對其它領域的影響，我想這個部份是，是很困難，但是它應該是被發展的，這一塊的。我們在講比如說現在對公有館舍的自償率的問題，我覺得那也是不合理的。我覺得所有的三大美術館，除了臺北市立美術館之外，因為它的土地是公有的，其它國美館跟高美館土地是很貴的，它是豪宅區。國美館跟高美館的周邊的住宅，是一個高雄跟臺中非常重要的豪宅區。也就是說當地政府你收的土增稅跟房屋稅，可是你今天要求它要有自償率。我就回到一個就



是說今天我們在談文化的建設的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在找財源是一個很重要。就是當你的價值或是你的收益來自文化設施或者文化事業的時候，你當然要回饋。就你沒有回饋，你反而要求說，你享受它的成果，你卻說你的經濟效益太差了，你要提高你的自償率，我覺得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 KPI，文化部對所謂的文化事業的 KPI，它的量化，剛剛實際上邱老師已經提到一個部份，就是說它應該跟一般產業的那種評估是不一樣的，否則的話，它絕對弱勢、它絕對沒有產值，那乾脆你把它廢掉，但是問題不是這個樣子。

另外在那一個，我覺得在藝文裡面，量化的這個部份其實還是蠻重要的。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分析的時候，比如說，國藝會做美術類補助的這一個效益分析，我們訪談很多藝術家。一些非市場性的，創作類型的藝術家，都覺得他們因為沒有市場的支持，所以應該獲得公共資源更多挹注在這一塊，因為他們沒有市場性等等這些東西，現在覺得目前補助相對的是不夠。

但是我們把歷年來相關補助的，做一個統計之後，其實在裝置藝術、多媒體、科技藝術這一塊，它占了將近六成，也就是將近有六成的經費在這一塊。但是這個東西，因為過去沒有被告知、沒有公佈。所以我們才會常常留在，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說，好像那個中央或者文化部給我們的錢永遠都不夠的，我們這一塊需要有更多，因為我很重要、所以我需要有更多的資源。可是資源它的固定的，所以當你這一個領域資源多一點，另外領域資源好像就少一點，開源節流很重要。所以文化部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除了既有的經費預算編制之外，比如說從一些稅收，怎麼樣的東西可以挹注才是一個。另外部份就是他相關的資源的分配，相關的統計，其實也應該要更透明化，讓大家知道。比如說像社造，其實社造在文化部占的經費比例其實不低的。對其它領域來講，其實更少。

其實再來是，剛剛古老師提到的部份就是，對產業的補助，在經濟部裡面，它對產業的補助，基本上沒有人會去爭議說：你為什麼補助廠商或者商業行為？可是在文化裡面就會。問題是，我們都知道在文化工作者裡面，你沒有市場的支持，你也沒有辦法去支撐他嘛。在國藝會裡面的補助裡面，只要你補助營利事業的話，那麼評審委員，你必須說明原因以後再補助它。這個東西是當然增加一些困難，可是我覺得或許可以解除大家一些疑慮。比如說文化部這近十年你對視覺藝術產業的協助上來講，其它藝術的經費並不多，每年大概在一千多萬，甚至都還不到，大概這個經費。可是它對相關的這個效益的產生是還蠻大的。比方說臺灣最近這幾年，在藝術市場，國內市場是萎縮了將近兩成，一成多，萎縮了 14%到 15%，連續兩年都是萎縮的，2016 年應該萎縮更多，可是我們在外銷、出口成長是增加的。



當然剛剛邱老師也講的，出口成長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可是問題，在臺灣藝術家往外走的過程，如果說沒有這幾年在對畫廊相關的一些補助或者是協助上來講，這個是不會增加的。當然是有些過渡期，我們講我對產業協助，我的目的是什麼？我需要的一個年限大概多少？然後我們再評估一次。當它已經可以自給自主的時候，當然我就把資源用在更需要的地方。這個機制其實，應該是被建立，然後被有效地去評估。過去來講，我們在這一塊的確是不夠的。

#### 主持人邱家宜：

我們現在是不是如果，時間其實剩下差不多十分鐘左右。我們今天其實大家有一個關注的重點就是，KPI 到底要怎麼設？文化行政的資源如果要，它還是要有一些標準。標準不能用過去那個標準，剛剛大家都談了很多。請問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文化行政部門的一些回應呢？是不是可以？我想這個就讓這個次長來說。大家要仔細聽，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 文化部丁曉菁次長回應：

不用擔心錯過，有錄影。今天非常開心來參加，然後大家很踴躍發言，如邱老師所說的，今天大家看到我們整個面臨的困境跟挑戰，其實是有高度的共識跟交集性的。接下來就是要想怎麼樣提出有效的 solution，然後讓我們的整個文化的發展，不管是文化面或者是產業面，都有更健康的環境往下一個階段邁進。其實這個世界變化的真的很快，我還記得我的第二份工作，我一開始是在媒體工作，我的第二份工作打稿子才開始用電腦，可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已經是一出生就是面對一個網路世界，網路世界帶來的數位革命，讓我們每一件事情都面對新的挑戰，從商業到文化都是，所以文化部很清楚知道這個新的變局跟挑戰，需要新的方法來面對。

我自己去年從產業進到公部門服務，其實某個程度就是希望能夠，為自己來自的專業背景跟產業尋找答案。因為人到中年最怕就是怨天尤人，然後找不到答案，然後就是組織的錯。所以當有機會被邀請去接受這個職務挑戰的時候，我掙扎了一下，因為原來的工作其實是挺穩定的，我不用擔心我的失業的問題。進到公部門服務，當然是一件榮譽的事情，但是它同時也是要去找出在這個位置上，它可能更有機會找到的答案，就是每個人面對的困境，在不同的位置上，他當然有不同的工具或者是角色，能夠跨越我們現在橫在前頭的困難。其實政府也是，如我所說剛剛各位提到的幾個很關鍵的問題，包括我們的文化內容其實是從土壤長出來的，它才能夠有很深厚的根基，然後未來能夠長得更茁壯。另外政府資源的分配，合不合理，我們的政策目標，跟我們的所有的獎補助辦法，或者是政策的各種機制資源分配的設計，其實需要不斷不斷的



去 check 它的目標跟結果是不是符合的。因為有些時候目標沒有錯，但是最後結果就不對了呢，一定在執行的環節上，或者辦法設計的環節上，出了差錯。

另外鄭部長非常非常重視文化治理的翻轉，也就是為什麼，像我們綜規司跟我們很多承辦這個文化會議的同仁很辛苦，他們幾乎每一周到各縣市座談，這個經驗其實真的不是要大拜拜，而是面對面的溝通，會讓彼此更了解，怎麼樣找到真的有效的辦法。因為最糟糕的狀況就是大家忙得團團轉。其實我進公部門以後我發現那個工作量，大到我幾乎是除了睡覺的時候(有時候做夢都還夢到工作)，幾乎是只有睡著的時候，是脫離工作模式。不然其實都處在這個工作模式裡頭，那尤其文化部是一個非常這個勇於面對民意，然後希望能夠解決問題的部會。包括它要面臨的翻轉，其實國家機體非常非常龐大，如各位所說，中央跟地方的分工，地方再跟我們的文化工作者，民間的文化工作者怎麼樣的合作攜手，能夠讓能量、彼此能量是增加，而不是彼此的這個怨懟。

所以林老師今天的開場非常的浪漫，但是其實講到了一個我們現階段面臨公共事務的困境，就是我們怎麼樣停止討厭跟自己不一樣意見或是不同角色的人，然後開始練習愛。愛好像是抽象的，但是其實它反應在理性上是一個跨域整合跟溝通的能力，我們是不是能夠理解自己的能力侷限，看到別人的能力的優點跟長處，找到可以合作的對象，然後共同解決我們現階段面對的障礙，這聽起來抽象，可是在我幾乎從我自己的原來的的工作，我原來在公共電視工作，然後進到文化部工作以後發現，其實不管是在創作上，或者是行政上，或者是治理上，都會遇到我們現階段面臨的問題，複雜到我們其實需要跨域整合的能力跟團隊，然後找出有創意跟創新的解決的 **solution**，才會大家往下一個階段，比較幸福或是均衡的人生走去。

這個過程當然很不容易，因為人都是有慣性，國家機器也有慣性，大家在一個長期運轉的模式下，很安全，沒有特別的狀況也不會想要去改變。鄭部長上任之後，提出了幾個很關鍵的政策思維上的轉變，其中一個就是希望翻轉文化治理，讓文化是由下而上，政府在資源的分配上，更明確的讓獎補助跟投融資能夠分開，而不要混淆在一個讓大家變成要爭奪資源，而彼此怨恨。因為狀況不一樣，它需要的資源的方式也會不一樣。如果你是要進到資本的市場，當然我們就要開始不管你是哪一個領域的內容的工作者，都要面臨那個市場的資本主義的邏輯。只是說，這個原來做創作的人，要進到資本市場，還是有許多專業的工具**需要建立起來**。

其實現在新生代，我幾個交流的例子裡面，我發現說對照網路時代的這個年輕人，他們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的時候，充滿了靈活跟彈性。所以很多現在大家看到新創在文化產業裡面的品牌或者是小的公司，大家可能有聽過的例如說臺灣吧、例如說有一些影視的網劇的公司，這兩個例子還沒有拿政府的補



助，但是他們用了一個，結合了網路的這個新的商業的模式嘗試，或是結合實體的飲食的這個收入。例如說它的題材是拍 **Bartender**，尤其是像深夜食堂每集一個故事，它就真的開了一個實體的吧，然後你去消費。那大家知道賣酒很賺錢，比較好賺錢。所以他在賣酒的同時，你可能在這邊消費了多久以後呢，你就可以跟這個導演就是這個吧的老板聊天，談你的故事，你的故事就有可能被拍成他戲劇的一部份。這個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但是就是網路世代想出來的新的商轉模式。臺灣吧他們從結合了歷史的學者，動畫跟網路的行銷的，跟這個公仔的設計。開創了一個從內容文化的土壤裡面，找出來的新的商轉模式。

我要分享這兩個例子的原因是說，其實現有的經濟模式因為崩解掉了。就像電視產業，它已經沒有辦法靠純粹的廣告就可以存活下去。所以在國際上都遇到這樣的問題。所以怎麼樣在內容的創作的同時，又能夠面臨新的產業環境的變化，這個挑戰確實在產官學裡面要一起努力的。

包括說剛剛老師們也有提到，例如說我舉一下韓國的例子好了，他們在學界其實都已經開始研究怎麼樣從 **CEO 到 DEO**。原因當然是各國的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瓶頸，大家都看到了文化經濟的能量，我們現在同時要面對兩個困境，就是說臺灣對於自己原生文化內容的自信，跟了解度，其實是遠比其它國家不夠的。所以《通靈少女》其實，它這個學生的短片是 2013 年，就透過公視的徵案選出來，選出來拍的非常好，所以當時我還在公視工作的時候，就推薦它給國際部，它去各國參展。參展了以後，各國的觀眾沒有文化隔閡，很喜歡，也一直很關注這個作品。但是它真正有在經濟上，或者說爆發，這個 **IP** 被爆發出來，等了四年嘛，就到今年，也還是因為國外的平台看中了它。所以這件事情就反應了，一個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素材是豐富的，它有各式各樣可能可以被訴說，而且成為國際市場題材的這個元素。但是投資者，或者是製作方或者是各種這種產業的有權利下資源的人，他們其實沒有掌握到我們自己寶貴的地方。往往都要等到從國外再回來，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子。那這個循環怎麼樣加速，讓這個既在地又 **global** 的題材，不管是在哪一個領域，表藝、藝術、文學或者是影視，因為它是共通的，文化土壤都是共通的。

所以文化部從去年開始，鄭部長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要催生我們原生的文化內容，同時透過政策工具，包括金融的工具，包括怎麼樣剛剛提到的就是所謂的投資者，以往投資製造業他看財報，看他以前的績效，但是投資文化內容其實要看未來性，這些眼光可能是留在幾個大家熟知的，紅的製作人，或者是出版社手上。但是以往靠人，個人的經驗，在網路世界裡，它是有可能量化成演算法，就如同紅酒以前每年是要靠品酒師，來鑑定當年紅酒的價格，可是當網路世界累積了數據到一定時間的時候，我們已經發現，他們其實已經可



以透過演算法，包括他收成的種種的數字，他就可以演算出，這個酒因為要發酵嘛，要釀好幾年，不用等那麼久，他透過這個科學的，演算的工具，新的科學的工具，它就可以估算出，哪些年產的酒，到它真的問世可以賣多少錢。這些新的工具的應用，其實我們的文化的所有的內容產業也是需要的。這個也是文化部今年努力的，它是一個很基礎的工程，它不是一個短期可以看到成績的，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地基，所以各位請放心，文化部並沒有，或者是說，短時只要看眼前的成績，因為很清楚，文化要能夠開出一朵美麗的花，他要下的苦工跟要努力事情，一定是要長遠的。反過頭來說，我們也會很希望不管是在目前就有在行政這個體系裡工作的伙伴，或者是你是長期在地方耕耘的 NGO 的團隊，我們都很希望透過定期然後有制度性的溝通，讓大家對於面對現在的眼前遇到的障礙，有什麼新的 **solution**，能夠更快速地被這個行政系統接收到，然後真的能夠一起來調整，讓我們能擁有更美好的文化生活，謝謝。

#### 主持人邱家宜：

好，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們還是需要數字管理。資料的收集，今天石老師講的，然後剛剛次長也提到，其實文化部有在做。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指標怎麼設定，我們也希望說，文化的指標是跟其它指標是不一樣，我相信這個文化部一定會來處理這個部份。

大家如果今天還有未盡之言之話，我們的團隊已經跟我說，其實我們在網站上都可以把你的意見、想法，都還是可以給文化部，他們也會一樣的重視，跟在現場的發言一樣，他們會記錄他們這個團隊所收集的這個訊息的整個資料庫裡面，然後最後會讓文化部看到知道，今天非常謝謝各位來參加，希望以後大家繼續在自己的角色跟位置上繼續做，繼續給文化部跟文化行政單位鞭策與請教，這樣子，謝謝，謝謝。